

讀史兵略續編

讀史兵略續編卷之大

益陽胡林翼纂

金匱宣漢軍機處

（乾道元年）起居舍人王楙中言臣每念國朝罕有世家惟將家子能世其家有曹彬之子瑋和齊衡之子壽謂之子師道皆世爲良將近日將臣子弟皆以武弁爲恥帝曰此言甚合朕意楙中曰今國家閒暇正當選將萬一用武倉卒不可得之帝曰卿言甚當楙中請於大將之家選武勇能世其家者尊顯之萬一用武不至無將若其無虞不妨陰壯國勢帝曰此論深得今日之切務

郴州盜李金復作亂詔以劉珙爲湖南安撫使兼知潭州抵境聲言發郡縣兵討擊而移書制使沈介請以便宜出師曰擅興之罪吾自當之介卽遣田寶楊欽以兵至珙知其暑行疲怠發夫數程外迎之又代其負任至則犒賞過望軍士感奮珙知欽可用檄諸軍皆受節制下令募賊黨相捕斬詣吏者除罪受賞欽與寶連戰破賊追至莽山賊黨執金以降

（二年）臣僚言訪問昨御營司招收弓手所管三千三百人見在殿司以殿司而有弓手之名色目不類又聞王琪招一千四百人專充養馬并輜重都頭大率游手不妨在外營趁又因馬司逐月勘支效用軍兵一萬大千三百餘人與密院兵籍房數目不同請付密院審實銷落虛數所有弓手并養馬軍兵並行揀閱將強壯堪披帶之人收附以充戰士匪羸老弱並行揀汰詔委都承檢詳揀閱于是檢詳晁公武取會殿前馬步三司在

外諸統帥之兵各開具置籍聞奏帝曰朕令殿帥王琪措置三軍有掌記將各人武藝注于下甚易見也

林安宅蔣鼎言臣等備員宥地所職在于兵將如二三大將陛下所深知偏裨間有才者亦多但臣等素不相識無以知其才否欲自此與之相見帝曰卿等當于陞差時審察之

祕書少監汪大猷請諸帥不拘部曲各精擇三兩人必實言其或智或勇或知其有某材可用或舉其任某事可取悉以名聞分命文武禁近之臣更迭接見與之談論兵家之務然後賜對便殿略其言語儀矩之失取其材力謀略審其可用試之以事立功則舉者同賞敗事則罰亦如之詔從之

(三年)二月壬申諭曰自後宮禁內人并百官將較軍兵諸司人每月初五日國用房開具前月支過以上五項請給數目并非泛支用造冊進呈外路軍馬可降式樣付諸路總領逐月開具著爲令帝謂輔臣曰蔣鼎言會財用已見根源初蔣鼎因謝新除留身奏云方今費財最甚者無如養兵近見陳敏揀汰二千人戚方揀汰四千人夫汰兵固良法然今日之兵多是有官人與之外任依舊請券錢又添供給雖減之於內添之於外亦未見其益既減六千人必又招六千人填格則是添六千人耗盡財用矣契勘在內諸軍每月逃亡事故常不下四百人若權住招一年半內可省三百八十萬貫俟財用稍足可逐旋招收強壯訓練而用之不惟省費又可兵精因奏紹興以來初分五軍并內外諸軍分合添減之數帝以爲然故有此諭

諫議大夫陳天麟言近探北人聚糧增戍宜擇將帥預講禦備之策帝曰此今日急務昨王琪請築揚州城卿

等見文字否魏杞言淮東之儲宜先措置清河楚州高郵庶可遏敵糧道帝曰若守定高郵不放過糧船則敵不能留淮上自當引去

宣殿前司選鋒等軍五百八十二人車二十四兩入內教場右軍統制張平人對帝曰兵謀務要決勝不得輕發有功者雖仇與賞有罪者雖親與罰

併利州東西爲一路以吳玠爲安撫使兼四川宣撫使兼知興元府玠初病呼幕客草遺表命直書其事曰願陛下無棄四川無輕出兵不及家事人稱其忠玠爲人剛毅靖深喜大節略苛細讀史傳曉大義其御軍恩威兼濟士卒樂爲之用每出師指麾諸將風采凜然無敢犯令者故所向多捷自吳玠死玠爲大將守蜀捍敵餘二十年矍然爲方面之重威名亞于玠其選諸將多以功有告以薦材者玠曰兵官非嘗試難知其才今以小營進之則使倖者蔽志而邊人宿將之心怠矣故所用後多知名

以虞允文爲資政殿大學士四川宣撫使代吳玠也帝謂允文曰玠既卒汪應辰恐不習事無以易卿凡事宜親臨無效張浚迂闊旋復命以知樞密院事充四川宣撫使帝親拜九事戒之允文尋冒房州義士金州保勝軍見管七千餘人皆建炎紹興之初自相粘集固守鄉間最爲忠義而州縣全不加卹分占白直又有都統司差役科擾乞差皇甫偁爲利州東路總管金州駐劄令專一主管于農隙往來教閱或緩急有警可責令分守諸關從之

鎮江軍帥戚方刻期役使軍士嗟怨言者及之陳俊卿言外內臣中有主方者帝曰朕亦聞之方罪固不可貸亦當併治左右素主方者以警其餘卽詔罷方八月丁酉以內侍陳瑤李宗回付大理究其賄狀瑤決配循州宗回除名編管筠州方安置潭州于是詔戒兵將官交結內侍公行苞苴自今有違戾必罰無赦帝又諭輔臣以建康劉源亦嘗有賂於近習方思有以易之今且欲遣王抃至彼檢察姦弊留數月而後歸庶新帥之來不至循習俊卿又言今但遴選主帥則宿弊當自革矣帝曰政患未得其人耳俊卿曰苟未得人更得精擇既已委之則當信任未得其人已先疑之似非朝廷所以待將帥之體且軍中財賦所以激勵將士但主帥不以自私則其他當一聽之今檢梃苛細動有拘礙則誰復敢出意繩墨之外爲國家立大事乎況朝廷所以待將帥者如此使有氣節者爲之心必不服其勢必將復得姦猾之徒則其巧思百出弊隨日滋又安得而盡革耶今不慮此而欲獨任一介單車之使以察之政使得人猶失任而無益況不得人則其弊又將不在將帥而在此人矣帝罷抃不遣

〔四年〕籍荆南義勇民兵先是前知荆南府王爰奏荆南七縣主客佃戶共四萬有奇丁口一十餘萬臣依舊籍丁以下及除官戶並當差戶人外淨得八千四百有奇每歲於農隙只教閱一月若比以賑養官軍八千四百人歲餘錢四十萬買米一十一萬石紬絹布四萬餘匹今歲歲費一萬四千石錢二萬緡獲此一軍之助利害豈不較然易見

宣撫使虞允文奏興洋之間紹興初義士係籍者以七萬計今所籍興元洋州大安軍共二萬三千人有奇其金房等州雖未申到約亦可得三萬人則西師之勢壯矣歲可免六七百萬之費而獲四五萬人之用其爲利便甚明

〔五年〕議者言楚州係極邊重地路當衝要州東地名鳧魚溝北接淮海與山東沿海相對宜將本州兵馬鈐轄羊滋移往其地置廩舍警察奸盜元管海船二百餘集搬運海州軍糧間探之類甚爲濟用其射陽湖通濟地分闊遠關官拘轄宜冊置使臣二員專充管轄海船議察淮海盜賊聽羊滋使令從之

鳧魚溝未詳曩山陽東北之龜灣鎮也通

濟河東通射陽湖西由橫溝入淮

〔六年〕修楚州城朝議欲成清河口左驍衛上將軍陳敏言金兵每出清河必遣人馬先自上流濇渡今宜修楚州城池蓋楚州爲南北襟喉彼此必爭之地長淮二千餘里河道通北方者五清汴渦潁蔡是也通南方以入江者唯楚州運河耳北人舟艦自五河而下將謀渡江非得楚州運河無緣自達昔周世宗自楚州北神堰擊老鸛河通戰艦以入大江南唐遂失兩淮之地由此言之楚州實爲兩淮司命願朝廷留意遂使敵城之而移守焉

北神堰在淮安城北五里今曰平河老鸛河在城西七十里今南運河其遺蹟也

詔淮京萬弩手候秋成日依淮西路一體教閱時陳俊卿建議揚州和州各屯三萬人預爲守計仍籍民家三丁者取其一以爲義兵授之弓弩教以戰陳腹隙之時聚而教之沿江諸郡亦用其法要使大兵屯要害必爭

之地待敵至而決戰所募民兵各守其城相爲犄角以壯聲勢又言於帝曰國家養兵甚費募兵甚難此策可守邊面可壯軍勢而樂因循懼改作之人皆以擾民爲詞夫天下之事欲成其大安能無小擾但守臣得人公心體國自不至大擾矣帝意亦以爲然詔卽行之然竟爲衆論所持俊卿亦去位不能及其成也

左僕射陳俊卿罷虞允文之始相也建議遣使金國以陵寢爲請俊卿面奏以爲未可復手疏言之允文至是役中前歲一日帝以手札諭俊卿曰朕痛念祖宗陵寢淪於荆棘者四十餘年今欲遣使往請卿意以爲如何俊卿曰陛下痛念陵寢思復故疆臣雖疲駑豈不知激昂憤切仰贊聖謨庶雪國恥然性質頑滯於國家大事每欲計其萬全不敢輕爲嘗試之舉是以前日留班面奏欲俟一二年間彼之疑心稍息吾之事力稍充乃可遣使往返之間又一二年彼必怒而以兵臨我然後徐起而應之以逸待勞此古人所謂應兵其勝十可六七茲又仰承聖問臣之所見不過如此不敢改詞以迎合意指不敢依違以規免罪戾不敢僥倖以上誤國事繼卽杜門上疏以必去爲請三上乃以觀文殿大學士出知福州陛辭獨勸帝遣使親賢修政事以復仇讐泛使未可輕遣其後遣使竟不獲其要領

起居舍人趙鼎請置局議恢復詔以雄爲中書舍人知烏程縣余端禮言謀敵制勝之道有聲有實敵弱者先聲後實以響其氣敵強者先實後聲以俟其機漢武乘匈奴之困親行邊陲威振朔方而漠南無王庭者響其氣而服之所謂先聲而後實也越謀吳則不然外講盟好內修武備陽行成以種蠶陰結援於齊晉教習之士

益衆而戰機之體益密用能一戰而制者伺其機而勝之所計生實而後聲也今日之事異於漢而與越相若
願陰設其備而審爲之謀觀變察時則機可投矣古之投機者有四有投隙之機有擣虛之機有乘亂之機有
承弊之機因其內聲而擊之若匈奴困於三國之攻而漢宣出師此投隙之機也因其外患而伐之若吳夫差
率於黃池之役而越兵入吳此擣虛之機也敵國不道因其離而舉之若晉之降孫皓此乘亂之機也敵人勢
窮蹙其後而擊之若漢高祖之追項羽此承弊之機也機之未至不可以先機之已至不可以後以此備邊安
若泰山以此應敵動如破竹惟所欲爲無不如志帝曰卿可謂通事體矣

國子錄姚崇之言大將而下有偏裨準備將之屬豈無人才可膺主帥之任請驟加拔擢如古人拔卒爲將帝
曰苟得其人不拘等級

〔七年〕遣知明門事王抃點閱荆襄軍馬梁克家言近諸將御下太寬今統制官有敢鞭統領官以下者否太
祖皇帝設爲階級之法萬世不可易也帝曰二百年來軍中不變亂蓋出于此虞允文曰法固當守主兵官亦
要以律己爲先帝曰誠然前日一二主兵官不能制其下反爲下所告者端以不能律己故耳帝曰朕近於几
上下一將字往來轉轉未得擇將之道虞允文曰人才臨事方見帝曰然唐太宗安市之戰始得薛仁貴

〔九年〕起居舍人趙粹中言祖宗盛時儲養邊帥之才所以料敵制勝罕有敗闕請詔宰執侍從歲舉可充帥
任者各一人被舉者赴都堂審察如可委任籍姓名聞奏差充邊方帥司及都統司屬官或倖貳以備其材候

任滿或陞之機募謀議入爲寺監耶曹出爲監司邊郡俾之習熟邊圉利害它時邊帥有闕卽於數內選擇其實愿稍高入爲卿監侍從遇有邊事以備詢訪如祖宗時仍請嚴詔丁寧詳擇其人勿徇私請如有顯效亦當推薦賢之賞如此十年之後帥臣不勝用矣帝曰帥臣自是難得卿此論甚允若然則不待十年得人多矣
〔十年〕鄂州都統郭晁曾襲賜屯田二十餘年雖微有所獲然未能大益邊計非田不良蓋人力有所未至且無專任責者或謂戰士也田恐妨閱習而不知分蕃耕作乃所以去其驕或謂耕作勞苦恐其不樂而不知分給穀米人自樂從以樂從之人爲實邊之計可謂兩便請給耕牛農具俾屯軍開墾荒田詔疏襄陽水渠以渠旁地爲屯田尋詔民間使耕者就給之

帝聞犒賞例命就內庫支錢諭廷臣曰士氣須激厲朕嘗戒主將云卒伍遇戰未可便用大陳且以小陳賦之每一捷卽加賞賞將見人人自奮

〔十一年〕樞密院奏兩淮京西北路民兵萬弩手始自淳熙七年後不曾拘集教閱請令逐路安撫司行下所部州軍常令不妨本業在家閱習俟農隙照年例拘集比試其有材武者每州許解發一二人從帥司津發赴樞密院依四川義士條例試授以示激勸從之

詔諸軍隨差選擇將之根本必有智勇勞效乃能服衆今後宜精選毋得習苟且仍令樞密院自準備將以上至統制官每八軍爲一籍逐月揭帖進入朕當閱點三三人審覈識略事藝隨其能否議主帥之賞罰從

知樞密院周必大之請也

帝聞黠蜀軍陳向用純隊近易爲花裝令利州三路都統制條具二者孰便既而興州吳挺奏行軍用師惟尙整肅其花裝隊未戰先已錯雜興元府彭景泰四川諸軍昨自紹興之初團結皆爲純隊以五十六人爲隊止是教習純隊事藝兵刃相接取便應用金州傅鈞奏黠蜀山川平陸少而險阻多兩軍相遇或我高而彼下必須純用弓弩狹隘相遇則純用干戟遇有緩急全隊呼索易於應策詔並依舊純隊

〔十二年〕殿中侍御史陳賈言財計之入率費於養兵然所得常不能贖給而自將佐等而上之則有至數十僭之多姑取殿部兩司言之殿司額外自統制而至準備將凡一百二十員而數內護聖步軍全添統制三員步司額外自統制而至準備將亦一十八員兩司歲支除逐官本身請俸外供給茶湯猶不下一千萬緡養軍之須固已不訾而額外重費又復如此無厭乎財計之不裕也且以增創額外謂可儲養將材耶然諸將或有闕員未見取之於此若謂其人不足以備采擇則高廩厚俸自不宜輕以與之請軫慮國計實實政將內外額名色一切住差其在冗食之人宜賜甄別如有可備軍官之選則存留以俟正官有闕日補之或某人不任使令亦請隨宜沙汰勿使渾雜無補國事從之

尙書左司郎官楊萬里應詔上書曰南北和好踰二十年一旦絕使敵情不測或謂金主北歸可爲中國之賀臣以中國之憂正在乎此將欲南之必固北之或者以身填撫其北而以其子與壻經營其南也論者或謂緩

急淮不可守則棄淮而守江是大不然既棄淮矣江豈可得而守陛下以今日爲何等時耶金人日逼疆場日
擾而未聞防金人者何策保疆場者何道但聞某日修禮文某日進書史是以鄉飲理軍以干羽解圍也臣聞
古者人君人不能悟之則天地能悟之今也國家之事敵情不測如此而君臣上下處之如太平無事之時是
人不能悟之矣故天見災害春正月日食無光若兩日相摩者茲不曰大異乎然天猶恐陛下不信也春日載
陽復有雨雪殺物茲不曰大異乎然天恐陛下又不信也五月庚寅又有地震天變頻仍而君臣不聞警懼朝
廷不開咨訪臣不知陛下悟乎否乎古者足國裕民惟食與貨今之所謂錢者富商巨賈鬪官權貴皆盈室以
藏之至於百姓三軍之用惟破楮券耳萬一如唐涇原之師因怒糶食賊而覆之出不遜語遂起朱泚之亂可
不爲寒心哉古者立國必有可畏非畏其國也畏其人也故苻堅欲圖晉而王猛以爲不可謂謝安桓沖江左
之望是存晉者二人而已吳時名相如趙鼎張浚名將如岳飛韓世忠此金人所憚也近時劉珙可用則早死
張栻可用則沮死萬一有緩急不知可以督諸軍者何人可以當一面者何人而金人之所素畏者又何人也
願陛下超然遠覽勿以天地之變異爲適然勿以臣下之苦口爲逆耳勿以近習之害政爲細故勿以仇讐之
包藏爲無他以重蜀之心重荆襄使東西形勢之相接以保江之心保兩淮使表裏唇齒之相依姑置不急之
務惟事備敵之策庶幾上可消夫天變下不墮於敵姦

淮東總領吳玠奏欲將鎮江都督統司諸軍官兵日前所欠激賞鋪軍須子鋪布串錢並與除放庶幾官兵得

其全請贖家此令一下足以感士心足以正師律足以戒惰克足以示陛下知行伍之微惟士卒之至帝曰軍政刻削櫛存中以來便如此可依璫所奏仍降指揮其他有無似此去處及別有使刻營運錢等並詔還之諭建康府副都統制關仲曰朕惟將帥之弊每在蔽功而忌能尋己而自用故下有沈抑之歎而上無勝算之助殊不知兼收衆善不排其勞使智者獻其謀勇者盡其力追夫成功則皆主帥之功也昔趙奢解閼與之圍始令軍中有諫者死及許歷進北山之策而奢許諾卒敗秦師卿嘗以奢爲法仍刊石給賜殿帥以下

〔十三年〕步軍都虞候梁師雄奏射鐵鑊合格官兵人數帝曰聞射鐵鑊諸軍鼓舞奮勵可作士氣周必大對曰兵久不用則氣惰今陛下以此激勵將見人人皆勝兵矣

〔十四年〕知福州賈選言福州嶺海諸寨皆係海道要害今巡檢乃有以隨官及雜流出身或素不知兵或年已垂老緩急不可倚仗請今後應沿海巡檢須武舉或軍功出身年未五十諳曉兵機行陳之人方許注差勘會先曾經海道捕賊立功諸會船水人次注武舉出身人如無卽依見行注差注止不注流外出身之人從之〔十五年〕方有開請措置屯田帝諭施師點等曰二十餘年不用兵一旦使之屯田其樂從乎師點對曰軍兵久佚初令服田必以爲勞繼過一二年得其利則樂矣帝曰事須樂從卿等更可詢訪師點曰屯田本意非止積穀蓋欲諸軍布在邊疆緩急有以爲用帝曰此乃寓兵於農之意

樞密院言紹興初吳玠楊政畫蜀漢之地以守自散關以西付之玠梁洋付之政蜀中諸邊散關爲重關與二

三大臣講求邊防中守邊舊跡令制置司同都統司公共相度經久利便據興元都統制彭杲申大散關邊面係鳳州地界隸西路安撫所管淳熙二年鳳州改隸興元竊以大散關係對境衝要最爲重害兼緣鳳州郡事見係文官卽無屯守之兵各無統領亦非本司號令所及緩急之際議論不合或有乖違卽誤國事請將本州知州令本司選擇奏辟彈壓戍兵詔彭杲於統制官精選練於邊防民政之人具名開奏

給事中鄭僑疏言陛下創法立制然當於人心可萬世遵行而無弊者文臣出官銓試武臣出官呈試是也歷歲以來有司謹守奉行偶緣淳熙十一年有進議副尉何大亨者以蔭補出官自陳元係效用乞免呈試參部遂蒙特旨與免此弊一開遞相攀援遂使一時特旨直作承例在法免呈試者惟江海戰船立功補官之人及諸軍揀汰離軍之人則法許免呈試卽未嘗有初投效用後因蔭補出官與免試參部之法也若曰彼嘗從軍何必呈試聽其展轉相承用例廢法則他日微幸之徒必有竄名冒籍於軍伍之中以爲免試張本者望中嚴此法將特免試指揮更不施行仍詔有司恪守成法帝以問樞密院周必大對曰舊法呈試中方得出官淳熙十年放行曾經從軍免試一兩人遂以爲例帝曰鄭僑言既曾從軍自合習熟武藝何憚呈試如不能呈試前此從軍所習何事此說甚當可依舊法行之

（光宗紹熙二年）福建安撫使趙汝愚等以盜發所部與守臣監司各降秩一等縣令追停以辛棄疾爲安撫使棄疾書通帥每歎曰福州前臨大海爲賊之淵藪上四郡民頑犢易亂府藏空竭緩急奈何至是務爲鎮靜

末期歲積糴至五十萬緡。曰：備安庫謂閩中土狹民稠，歲儉則糴于廣。今幸連稔，令宗室及軍人入倉請米，出卽贖之。候秋價賤，以備安錢糴二萬石，則有備無患矣。又欲造萬鎗，招強壯補軍額，嚴訓練，則盜賊可以無虞。事未行，臺臣劾其用錢如泥沙，殺人如草芥，遂丐祠歸。

築荊門軍城，從知軍陸九淵之言也。荊門爲次邊，而無城。九淵以爲荊門居江漢之間，爲四集之地，南捍江陵，北援襄陽，東護隨鄧之倚，南當光化、彝陵之衝。荊門固則四鄰有所恃，否則有胸脅心腹之虞。雖四山環合而城池闕然，將誰與守？乃請於朝，築之。自是民無邊慮，商賈畢集，稅入日增。舊用銅錢，以其近邊以鐵錢易之，而銅有禁，復令貼納。九淵曰：「既禁之矣，又使之輸耶？」盡鑄之。平時教軍士射，居民得與中者均賞，薦其屬不限流品。嘗曰：「古者無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曠後世有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略逾年政行，令修民俗，爲變未幾卒。」

〔三年〕以戶部侍郎邱密爲四川安撫，制置使初留正帥蜀。慮吳氏世將謀去之，不果。至是，議更蜀帥。正言西邊三將惟吳氏世製兵權，號爲吳家軍，不知有朝廷。遂以戶部侍郎邱密往密辭，奏曰：「臣入蜀後，吳挺脫至，死亡兵權不可復付其子。臣請得以便宜撫定，諸軍許之。」

瀘州騎射卒張信等作亂，騎射營者州之禁兵也。治熙末，王卿月知瀘州，賜子諸軍甚厚。軍士浸驕，張孝芳代爲帥，欲矯其弊，訓練無日，又多役使之。屬賜或不時給，是日信等作亂，戕入帥府殺孝芳及其家，又殺節度推

官杜美駐泊兵馬監押安彥斌訓練官雷世明軍校張明等信報甲坐闕武堂召通判州事張恂安撫使關實郭仲傳使作奏言孝芳罪狀於是信自稱第一將衣金紫出諭城中以衛人黃叔豹爲討議官分其兵爲五十二隊同謀者五十二人皆有爵秩叔豹又爲黃旗大書曰不叛聖主不殺良民時張明之子昌與甲士卞進謀討之癸未夜密以告恂甲申信卽馳場大鑿諸軍恂等皆與酒初行昌進擊殺信於坐會者皆駭散進大呼曰不叛者從我諸軍唯唯因執殺逆者二十餘人餘黨皆執獲制置使京鎰將去任未發聞鑿調潼川所屯御前後軍討之未行而信已誅乃令鈐轄司屬官陳繼往瀘州措置信餘黨俱伏誅京鎰之調潼川軍也興元都統制吳挺劾制置司擅發兵詔具析鎰已赴召邱希新入蜀卽奏言三屯遠在西北兵權節制必寄之制置司朝廷事計當然今軍帥狃於陵替反謂制置司擅興違戾若此豈不大失本意請下戎司具析仍責令遵守舊制從之由是三屯頗知解憚帝所謂狃於陵替者蓋專指挺也帝尋上言贈孝芳等官恂等貶秩

（肅宗慶元二年）金主遣右丞相襄進兵乃令支軍出東道襄由西道支軍至龍駒河爲準布所圍三日不得出間使出求援或請俟諸軍集乃發襄曰我軍被圍數日馳救之猶恐不及豈可後時卽鳴鼓夜發或謂先遣人報國中使知援至襄曰所遣者倘爲敵得使知吾兵寡而糧在後則吾事敗矣乃益疾馳遲明距敵近衆欲少憩襄曰所以乘夜疾馳者欲掩其不備耳緩則不及鄉晨壓敵突擊之圍中將士亦鼓噪出大戰準布敗奔使安國追躡餘言糧道不繼不可行也安國曰人得一羊可食十餘日不如驅羊以襲之便遂從其計安國統

所部萬人疾驅以薄之軍布散走會大雨凍死者十八九降其部長捷聞金主遣使厚賜以勞之許便宜賞賚
士卒 賜騎河即略魯倫河也

(四年)金自北國多警連年用兵樞密使襄請用步卒穿濠築障起臨潢左界北京路以爲阻塞議者皆言其
不足恃金主以問襄襄曰今茲之費雖百萬實然功一成則邊防固而戍兵可減半歲省三百萬貫且寬民轉
輸之力實爲永便詔可襄親督視之軍民並役又募饑民以備卽事五旬而畢既而西北西南路亦治邊如所
請無何泰州軍與敵接戰宗浩督其後殺獲過半諸部相率送款襄納之于是北國告甯襄還臨潢減屯兵四
萬馬三萬匹 臨潢在今巴林旗屬金北京路金北京遼之中京今略喇必蘇也

(嘉泰四年)時以吳玠帥湖北將赴鎮見監石門酒庫黃幹訪以兵事幹曰聞議者欲爲大舉深入之謀果爾
必敗此何時而可進取哉先是玠以戶部員外郎總領湖廣江西京西財賦知韓侂胄將開邊荆襄必受兵乃
貽書當路請號召義士以保疆場刺子弟以補軍伍增聚陽信陽之戍以備衝突分屯陽邏五關以擇武昌杜
越境誘竊以謹邊隙選試夏家子弟以衛府庫輸湖南米五十萬石于襄陽又以湖北漕司和糴米三十萬石
分輸荆鄂安信四郡蓄銀帛百萬計以備賞犒拔釐邊孟宗政柴發等分列要郡至是赴鎮計金攻襄陽則荆
州尤爲重鎮乃修高氏三海築金鑿內湖通濟保安四置達於上海而注之中海築拱辰長林蕪山聚林四置
達於下海分高沙東槎之流由寸金堤外歷南紀楚望諸門東匯沙市爲南海又於赤湖城西南邊走馬湖置

斗陂之水西北實李氏阻水勢四合可限戎馬高氏三海者高保融據荆南時分江流瀾爲大澤以遏北方戎馬者也太祖并天下慮竊據者爲後世患乃決而去之獵復修治以爲荊州之險監察御史龔承乾韓佑曾銳意欲用兵極口沮之謂恢復之名非不美今士卒騷逸遠驅於鋒鏑之下人才難得財用未裕萬一兵連禍結久而不解奈何侂冑不悅其議愈密外廷罔測機又上疏極諫密謀雖人莫得知而羽書一馳中外惶惑侍御史鄧友龍方主用兵之議機請之曰今日孰可爲大將孰可爲計臣正使以殿殿當之能保其可用乎友龍不能答

水圍今之聞也沙市在江陵東南十五里據水經注及荊州記江陵舊有三湖高氏亦因陳迹而修之爾在江陵東北

奈曼部長迪延汗心忌蒙古特穆津遣使謀於白達勒達部主阿喇呼斯曰吾聞東方有稱帝者天無二日民豈有二王耶君能益吾右翼吾將奪其弧矢也阿喇呼斯即以報特穆津尋舉部來歸是歲特穆津大會於特默格川議伐奈曼衆以方春馬瘦宜俟秋高爲言特穆津弟鄂齊堅曰事所當爲斷之在早何可以馬瘦爲辭奇爾固岱曰奈曼欲奪我弧矢是小我也我輩義當同死彼恃其國大而言誇苟乘其不備攻之功當可成也特穆津悅曰以此衆戰何憂不勝遂進兵迪延汗以諸部兵至營於杭愛山麓穆哈見蒙古軍容整肅謂左右曰奈曼初舉兵視蒙古兵若枯蠶羔兒意謂蹄皮亦不留今吾觀其氣勢殆非往時矣遂引所部兵遁去是日特穆津與奈曼軍大戰至晡禽殺迪延汗諸部軍一時皆潰夜走絕險墜崖死者不可勝紀明日餘衆悉降于是塔塔爾諸部亦來降已而復伐默爾奇部部長托克托奔迪陽汗之兄博噶裕汗其屬岱爾烏遜獻女迎降

俄復叛去特穆爾達軍往平之

特穆爾達川今色博格河在土謝圖汗右翼左旗西北杭愛山在土謝圖汗旗西庫倫之北塔爾巴哈台在塔爾巴哈台河東奈曼白旗駐紮俄國尚未詳確俱在烏里

台間

（順治元年）以皇甫某為江陵副都統兼知襄陽府以邱希為江准宣撫使密辭不拜初韓侂胄以北伐之議示希希曰中原淪陷且百年在我固不可一日而忘然兵凶戰危若首倡非常之舉兵交勝負未可知則首事之禍其誰任之此必有請獎實進之人德倖萬一宜亟斥絕不然必誤國矣侂胄不納至是命希宣撫江淮希手書力諭金人未必有意敗盟中國當示大體宜申儆軍實使吾常有勝勢若覺自彼作我有詞矣侂胄不悅（二年）雅州蠻高吟師寇邊遣官軍討之蠻犯碯門特知特曹琦斷其橋蠻人不得歸肆掠制置司委盧操權知特又遣通判漢州張師範同知雅州節制軍馬師範等獻安邊十策故用之既而作檄諭降高吟師見檄詞俱擒笑擲於地夏四月壬子師範率兵次始陽蠻人懼欲求款寨將彭安不可諍閉特門以困之蠻怒攻特門又掠水渡村綿州校尉廖曾於操曰賊今無備可開門擊破之操曰上官祇令防邊安得生事師範見事亟以三百兵自衛還雅州賊遂焚碯門官軍失利準備將張謙戰死

金河南統軍使赫舍哩子仁上言議知皇甫斌遣兵四萬規取唐三萬人規取鄧故不敢無備乃聚鄧汝陽之兵於昌武以南京副留守兼兵馬副都總管赫舍哩教統之聚毫陳襄邑之兵於歸德以河南路副統軍圖克坦鐸統之自以所部駐汴及擬山東西路軍七千付統軍赫舍哩教中駐大名河北東西路軍萬七千屯河

南曾給以馬有老弱者易其人金主皆從之金主詔大臣議南伐左丞相崇浩參知政事賈鉉曰宋邊卒狗盜
鼠竊非兵舉也左丞相薩端曰小寇當晝伏夜出豈敢白日列陳犯邊壁入渦口攻壽春耶此宋人欲多方誤
我不早爲之所一旦大舉將墮其計中金主深然之丙寅詔布薩撥領行省於汴許以便宜從事盡徵諸道籍
兵分守要害

昌武今許州
金人軍名也

以郭倪兼山東京洛招撫使鄆州都統趙濟兼京西北路招撫使皇甫斌兼京西北路招撫副使郭倪遣武義
大夫查人畢再遇與鎮江都統陳季慶取泗州克日進兵金人聞之閉樞場塞城門爲備再遇曰敵已知吾機
師之日矣兵以奇勝當先一日出其不意季慶從之丁丑進兵蒲泗州泗有東西兩城再遇令陳戈旗舟楫於
石崖下如欲攻西城者自以麾下兵從陟山徑趨東城南角先登殺敵金人大潰從北門遁西城猶堅守再遇
立大將旗呼曰我大宋畢將軍也中原遺民可速降旋有淮平知縣韓城乞降于是兩城皆定郭倪來箋士出
御寶刺史牙牌授再遇再遇曰國家河南八十一州今下泗州兩城卽得一刺史繼此何以賞之因辭不受韓
侂胄聞已得泗州及新恩褒信願上虹縣遂請帝下詔伐金金以平章政事布薩撥兼左副元帥馬軍司統制
田俊邁入新縣金布薩撥謂諸將曰符離彭城齊魯之蔽符離不守是無彭城彭城陷則齊魯危矣乃遣緡關
郭烈繼進斯實塔以精騎三千戍宿州俊邁率衆往襲爲金人所敗甲午池州副都統郭俸主管軍馬行司公
事李汝翼以衆五萬繼至遂圍城攻之甚力城中餓射不能過會淫雨潦溢南師解處勢危郭烈遣騎二百出

南軍復突擊之南軍亂斯表塔率騎隊之殺傷數千人倭遁等夜遁金人追擊復大敗郭倬執倭遁以與金人
乃得免郭倪遣畢再遇取徐州行至虹橋郭倬李汝翼兵裹創而問之曰宿州城下大水我師不利統制田俊
邁已爲敵擒矣再遇督兵疾次靈璧過陳孝慶駐兵鳳凰山將引還再遇曰宿州雖不捷然兵家勝負不常最
宜速自挫吾奉招撫命取徐州假道於此爾死靈璧北門外不死南門外也會倪以再抵孝慶令班師再遇曰
郭李兵潰金必追隨吾當自禦之金果以五千餘騎分兩道至再遇令敢死士二十人守靈璧北門自領兵衝
陳金人見其騎驚曰畢將軍耶遂遁再遇手揮雙刀絕水追擊殺敵甚衆甲裳盡赤逐北三十里金將有持雙
鉞簡躍馬而前再遇以左刀格其簡右刀斬其脅金將墮馬死諸軍發靈璧再遇獨留未動度軍行三十餘里
乃火靈璧諸將問夜不火火今日何也再遇曰夜則照見虛實晝則煙埃莫睹彼已敗不敢追諸軍乃可安行
無虞汝輩焉知兵易進而難退耶乃還泗州以功除左驍衛將軍

卽符離北鳳凰山
在靈璧西五里

淮平縣在泗州東新息在息縣東襄信在息
縣東北虹縣在五河西甯縣在宿州南宿州

吳曦謀據蜀以叛與其從弟曉徐景望趙富朱勝之董鎮等日夜密計欲遣人求封於金金人亦欲誘曦降使
其從梁益南下六月金主賜曦詔命蜀漢安撫使完顏綱相機設問以誘之

建康都統李爽以兵圖壽州金刺史國克坦觀拒守踰月不能下壬子河南統軍判官奇珠及邁格等來援義
出兵應之爽大敗韓侂胄以師出無功罷兩淮宣撫使鄧友龍而以邱密代之駐揚州尋至鎮部屬諸將悉以

三衙江上軍分守江淮要害倪寶遣人來議招收潰卒且求自解之計審謂宜明蘇師旦周筠等僨師之姦正李汝翼郭倬等喪師之罪審欲全淮東兵力爲兩淮聲援奏泗州孤立淮北所屯精兵幾二萬萬一金人南出清河口及侵天長等城則首尾中斷莫若棄之還軍盱眙從之於是王大節李汝翼皇甫斌李爽等皆坐貶韓侂胄既喪師始覺爲蘇師旦所誤召李璣飲酒酣語及師旦始謀事璣微摘其過以覘之因極言師旦怙勢招權使明公賁勝非竄竊此人不足以謝天下侂胄然之秋七月辛巳罷師旦籍其家旬日除名韶州安置金主召布薩撥赴闕密授以成算俾還軍分兵爲九道南下撥以行省兵三萬出潁壽元帥完顏匡以兵二萬五千出唐鄧河南路統軍使赫舍哩子仁以兵三萬出渦口左監軍赫舍哩執中以山東兵二萬出清河口左監軍完顏充以關中兵一萬出陳倉右都監富察貞以岐隴兵一萬出成紀蜀漢路安撫使完顏綱以漢蕃步騎一萬出臨潭臨洮路兵馬都總管舒穆魯仲溫以隴右步騎五千出鹽川隴州防禦使完顏璘以兵五千出來達因子赫舍哩執中自清河口渡淮遂圍楚州宣撫使檄知盱眙軍畢再遇援之而以段政張貴代守盱眙金人知再遇既去卽攻盱眙政等驚潰金人遂入盱眙再遇聞之還軍復定盱眙乃行時金兵七萬在楚州城下三千人守淮陰糧草又載糧三千艘泊大清河再遇諜知之曰敵衆十部難以力勝可計破也乃遣統領許俊聞道趙淮陰夜二鼓銜枚至敵營各搥火伏糧車間五十餘所聞哨聲舉火敵驚竄擒烏哩庫帥勒富察元好等二十三人以邱宗愈其樞密院事督視江淮軍馬金人以淮南日急或勸益棄廬和州爲守江計審曰棄淮則

與敵共長江之險吾當與淮南共存亡乃增兵防守金布薩撥引兵至淮遣人密測淮水惟八疊灘可涉卽遣
鄧屯襄陽兵下蔡聲言欲渡守將何汝礪姚公佐以爲誠然悉衆屯花廳以備之撥乃遣完顏薩布等潛渡八
疊駐南岸南軍不虞其至遂皆潰走自相蹂躪死者不可勝計撥遂奪穎口下安豐軍及霍邱縣遂攻合肥赫
舍哩子仁破滁州金人破信陽軍及隨州又圍襄陽府金主遣使諭布薩撥曰前得卿奏失鋒已得穎口偏師
又下安豐新賊之數或以萬計近又西師奏捷策陽光化旣爲我有樊城鄧城亦自潰散又聞隨州圍城偏順
山東之衆久圍楚州隴右之軍尅期出界卿提大軍攻合肥趙擴聞之料已破膽失其神守度彼之計乞和爲
上昔嘗有三事付卿以今事勢計之徑度長江亦其時矣淮南旣爲我有際江爲界理所宜然如使趙擴棄表
稱臣歲增貢幣縛送賊魁還所俘掠亦可罷兵卿宜廣爲渡江之勢使彼有必死之憂從其所請而縱之餘思
偷生豈敢復萌他慮卿于此時經營江北勢來安集除其虜政橫賦以良吏撫字疲民以精兵分守要害雖未
繫趙擴之頸而朕前所責三事上功已成矣機會難過卿其勉之撥進軍攻和州中軍副統穆延斯齊塔中流
矢死斯齊塔形不過中人而拳勇善鬪所用槍長二丈軍中號爲長槍副統又工用手箭箭長不盈握每用百
數散置鎗中遇敵抽箭以鞭揮之或以指鉗取飛擲數矢齊發無不中敵以爲神克安豐戰霍邱花廳功居多
及死將士皆惋惜之時宋軍萬五千騎屯六合撥偵知之卽以右翼掩擊斬首八千級進屯瓦梁河以扼眞揚
諸路之衝乃整列軍騎沿江上下畢張旗幟江裏大震金人去和州甲寅攻六合縣郭倪遣前軍統制郭傑救

之遇於胥浦橋大敗倪棄揚州走倪性輕躁素以諸葛亮自許其出師也陳景俊爲隨軍漕謂之曰木牛流馬則以煩公聞者匿笑及屢敗自度不復振對客泣數行法曹彭瀝面譏之曰此帶汁諸葛亮也尋謫南康軍安璽金赫會哩子仁破眞州時眞州兵數萬保河橋布薩揆遣子仁往攻之分軍涉淺潛出其後宋軍大驚不戰而潰斬首二萬餘級騎將劉挺常思敬黼從德莫子容並爲所擒眞州遂陷士民奔逃渡江者十餘萬知鎮江府宇文紹節亟具舟以濟又贖食之

清河口泗水口也在今清河縣西邳州東南成紀今泰州臨澤今洮州屬來遠寨在南遷縣西南鹽川今阜寧縣大清河泗水下流也由清河縣東北

面入河八疊灘在壽州西北近河口顧水入淮口在州西北四十里花廳在州西北二十五里瓦梁河在六合縣胥浦橋在鎮江西儀徵卽眞州也

鎮江副都統制畢再遇在楚州與金人相持濠滁相繼失守謂諸將曰楚州城堅兵多而敵糧草已空所慮獨淮西耳大合最要害敵必并力攻之乃引兵赴大合金人屯竹鎮距大合二十五里再遇登城偃旗鼓伏兵南門列弩手於城上敵方臨濠衆勢俱發遂出戰聞鼓聲城上旗幟盡舉金人驚遁大敗之金散將完顏綱拉等以十萬騎駐成家橋馬鞍山進兵圍城數重欲燒燬木決濠水再遇令勁騎射退之既而赫舍哩子仁合兵進攻益急城中矢盡再遇令人張青蓋往來城上金人意其主兵官也爭射之須臾矢集樓牆如蝟獲矢二十餘萬旋又增兵環城四面營帳亙三十里再遇令臨門作樂以示閒暇而間出奇兵擊之金人晝夜不得休乃引退再遇追至滁大雨雪乃還時金圍楚州已三月列屯六十里再遇遣將分道擣擊遂解圍去再遇乃更造輕甲長不過膝披不過肘兜鑿亦殺重爲輕馬甲以皮車牌易以木而設轉軸其下使一人之力可推可擊軍中

甚以爲便金人常以水灌取勝再遇夜縛人數千衣以甲冑持旗幟戈矛備立成行疎鳴鼓金人驚視而放水櫃後知其非意甚沮乃出攻之金人大敗又嘗引金人與戰且前且卻至於數四視日已晚乃以香料煮豆布地復前搏戰俾敗走金人乘勝追逐馬僵聞豆香皆就食鞭之不前反攻之金人死者不可勝計又嘗與金人對壘度金兵至晝日衆難與爭鋒一夕拔營去留旗幟於營縛羊置前足於鼓上擊鼓有聲金人不覺爲空營相持數日及覺欲追之則已遠矣時諸將用兵皆敗惟再遇數有功詔以爲鎮江都統權山東京東招撫司公事

竹鎮在六合西北東橋今在六合縣東馬鞍山在縣北二十五里

金布薩撥欲通和離兵有韓元靖者自言琦五世孫撥遣之渡淮邱特護之詰所以來之故元靖言兩主交兵北朝皆謂韓太師意今相州宗族墳墓皆不可保故來依太師耳察使畢其說始露講解之意察使使人曉送北歸俾叩其寶元靖既回得金行省文并以聞於朝韓佖胥方以師出屢敗悔其前策輸家財二十萬以助軍而諭岳持書幣赴敵營議和卷乃遣陳璘充小使持書與撥願講好恩兵撥曰稱臣割地獻首謀之臣乃可密復遣王文往言用兵乃蘇師旦鄧友龍皇甫斌等所爲非朝廷意今三人皆已貶黜撥曰佖胥若無意用兵師旦等豈敢專擅文還密復遣使相繼因許還其淮北流移人及今年歲幣撥以方春地偏不可久居欲休養士馬乃許之戊辰撥自和州退屯下蔡獨濠州留一軍守之

三年吳璘遣將利吉引金兵入鳳州以四郡付之表觀山爲界璘卽興州爲行宮改元璽百官遣董鎮至成

都治營殿分其所統兵十萬爲統帥遣祿祿等戍萬州浚丹下嘉陵江聲言約金人夾攻襄陽下黃榜於成都
潼川利州夔州四路以興州爲興德府召隨軍轉運使安丙爲丞相長史權行都省事於是程松罷以楊輔爲
四川制置使吳曦遂之初輔知成都常言吳曦必反帝意輔能誅曦乃密詔授輔制置使許以便宜從事青城
山道人安世道獻書于輔曰世道雖方外人而大人先生亦嘗發以入道之門竊以爲公初得曦檄卽當還書
誦其家世激以忠孝聚官屬軍民素服號慟因而散金發粟鼓集忠義閉劍門檄曉梓興仗義之師以順討逆
而士大夫皆酒缸飯囊不明大義尙云少屈以保生靈何其不知輕重如此此非曦一人之叛乃舉蜀士大夫
之叛也且曦雖叛逆猶有所忌未敢建正朔殺士大夫尙以虛文見招亦以公之與否卜民之從違也今悠悠
不決徒爲婦人女子之悲遠近失望區區行年五十二矣古人言可以生而生福也可以死而死亦福也決不
忍汗面戴天同爲叛民也輔有重名蜀士大夫多勸舉義兵而世道之言尤切輔自以不習兵事且內郡無兵
遷延不發職移輔知遂寧府輔以印授通判韓植棄成都去監興州合江倉益昌楊巨源謀討吳曦乃陰與曦
將張林朱邦霄及忠義士朱福等深相結周州人程夢錫知之以告安丙丙時稱疾未視事乃屬夢錫以書致
巨源延至臥所巨源曰先生而爲逆賊丞相長史耶丙號哭曰目前兵將我所知不能奮起必得豪傑乃滅此
賊巨源曰非先生不足以舉此事非巨源不足以了此事會興州中軍正將李好義亦結軍士李賁進士楊君
玉李坤慶李彪等數十人謀誅曦好義曰此事誓死報國救四蜀生靈但曦死後若無威望者鎮撫恐一變未

已一變復生欲立長史安丙以主事使坤辰遠巨源與會巨源往與約還報丙始出煩事君玉與白子申共
草密詔乙亥未明好義率其徒七十四人入僞宮時僞宮門洞開好義大呼而入曰奉朝廷密詔以安長史爲
宣撫令我誅反賊敢抗者夷其族噦衛兵千餘聞有詔皆驚避而走巨源持詔乘馬自稱奉使入內戶噦敗戶
欲逸李貴前執之刃中噦頰噦反撲貴仆于地好義卽呼王換斧其腰噦始縱貴貴遂斫其首噦告丙宣詔持
噦首撫定城中市不易肆盡收噦黨殺之衆推丙權四川宣撫使巨源權參贊軍事丙陳噦所以反及矯制平
賊便宜賞功狀上疏自劾待罪國噦首及違制法物與噦所受金人詔印送於朝噦僭立凡四十一日金珠赫
喀果勒齊未至蜀而吳噦已誅金主聞之意殊沮遣使賁完顏綱曰噦之降自當進據仙人關以制蜀命且爲
噦重旣不據關復撤兵使安丙無所懼是宜有今日也楊巨源李好義謂安丙曰噦死賊破膽矣關外西和成
階鳳四州爲蜀要害宜乘勢復取之不然必爲後患丙從之會忠義及民兵夾擊金人死者蔽路七日至西和
州金將完顏欽遁去好義整衆而入軍民歡呼迎拜好義籍府庫以歸于官於是張林李簡復成州劉昌國復
階州張翼復鳳州孫忠銳復大散關金鞏州鈐轄完顏阿寶戰死金主命完顏綱撤五州之兵退保要害好義
進趨秦州軍聲大振李好義攻秦州圍皂角堡金都統珠呼赫果勒齊以兵赴之好義列陳山谷以武車爲左
右翼伏弩其下徑前搏戰果勒齊禦之南師陽卻果勒齊追之遇伏不得前乃退而結陳好義麾衆復至凡五
戰南師陳益堅果勒齊患之分騎爲二輪番出戰久之漸遣兵自山馳下合擊南師陳勵士卒多死好義乃解

團去鎮山在河縣北萬州今萬縣青城山在重慶西南合江倉在略陽縣南西和州今西和縣成州今成縣阜角堡在秦州西南二十里

先是以方信孺爲國信所參議官如金軍至濠州赫合噀子仁止之于獄露刃環守之絕其薪水要以五事信孺曰反俘歸幣可也縛送首謀自古無之稱藩削地則非臣子所敢言子仁怒曰若不望生還耶信孺曰吾將命出國門時已置生死度外矣子仁遣至汴見元帥崇浩出就傳舍崇浩使將命者來堅持五說且謂稱藩削地自有故事信孺曰昔靖康倉卒削三鎮紹興以太母故暫屈今日可用爲故事耶請面見丞相決之崇浩坐幄中陳兵見信孺曰五事不從兵卽南下矣信孺辯對不少屈崇浩叱之曰前日興兵今日求和何也信孺曰前日興兵復讐爲社稷也今日屈己求和爲生靈也崇浩不能詰授以報書曰和與戰俟再至決之信孺還詔侍從兩省臺諫官議所以復命衆議還俘獲罪首謀增歲幣五萬遣信孺再往時吳曦已誅金人氣頗索然猶執初議信孺曰本朝謂增幣以爲卑屈況名分地界哉且以曲直校之本朝興兵在去年四月若移書誘吳曦則去年三月也其曲固有在矣如以強弱言之若得除濠我亦得泗澣水若夸胥浦橋之勝我亦有鳳凰山之捷若謂我不能下宿衛若圖廬和楚果能下乎五事已從其三而獨不我聽不過再校兵耳金人乃曰削地之議姑寢但稱藩不從當以叔爲伯歲幣外別犒師可也信孺固執不許崇浩遂密與定約復命朝廷以林拱辰爲通謝使與信孺執國書誓草及許通謝百萬緡至汴崇浩怒信孺不曲折建白遽以書再來有誅戮禁錮語信孺不爲動將命者曰此非犒軍可了別出事目以示之信孺曰歲幣不可再增故代以通謝錢今得此求彼

吾有頃首而已會別兵入大散關崇浩益疑之乃遣僞孫還復于張巖曰若能稱臣即以江淮之間取中爲界欲世爲子國即盡割大江爲界且斬元謀姦臣西首以獻及添歲幣五萬兩匹犒師銀一千萬兩方可議和好僞孫還致其書韓侂胄聞之僞謂曹敵所欲者五事一割江淮二增歲幣三索歸正人四犒軍銀五不敢言侂胄因問之僞孫徐曰欲得太師頭耳侂胄大怒僞孫以忤韓侂胄坐用私覲物擅作大臣餽遺金將奪三官臨江軍居住僞孫三使金人雖未許卽和然書問往來亦不担其請僞孫既貶欲再遣使願在廷無可書近臣以王栢薦乃命栢假右司郎中持節北行

金左丞相兼都元帥韓浩卒於軍謚通敏崇浩與布薩揆穆延斯圖賽皆金之宿將也相繼而歿臨戰易將兵家所忌而宋人不知乘舉朝惴惴以和議得成爲幸故金人每笑南朝無人

韓侂胄竊柄久中外交憤及妄開邊釁怨者益衆金人來索首謀禮部侍郎史彌遠時兼資政堂靖禧遷去凶之策皇后素怨侂胄因使皇子榮王曦疏言侂胄再敗兵端將不利於社稷帝不答后從旁力贊之帝猶未許后請命其兄楊次山擇羣臣可任者與共圖之帝始允可次山遂語彌遠得密旨以錢象祖書陳用兵忤侂胄乃先白象祖象祖許之以告李壁壁謂事緩恐泄乃命主管殿前司公事夏震統兵伺之乙亥侂胄入朝至太廟前囑止于塗擁至玉津園側殺之

(嘉定元年)王栢至金請依靖康故事世爲伯姪之國增歲幣爲三十萬犒軍錢三百萬買蘇師且等俟和議

定後當首以獻完顏區具以精旨奏于金主命匡移并索韓侂胄首以贖淮南地改犒軍錢爲銀三百萬兩
會錢象祖移并金帥府諭已誅韓侂胄事精未之知也區問精曰韓侂胄貴顯幾年精曰已十餘年平軍國
事才二年矣區曰今欲去此人可乎精曰主上英斷去之何難區顧笑和議始定因遣精還已丑詔百官集議
侂胄謂有傷國體史部尙書樓鑰曰和議重事待此而決森先已斃之首又何足惜因命臨安府新館取首梟
之兩淮遂以侂胄及師且首付精送金師以易淮陝侵地精以韓侂胄蘇師且首至金金主遂命完顏區等
兵更元帥府爲樞密院遣使來謁大散關及濠州

二年以樓鑰參知政事鑰上并曰諸道置帥官稱安撫兼兵民之權有分關之制朝廷選擇甚重比來遇盜
賊竊發州縣所不能制者必使帥臣親行雖多成功臣竊慮之水旱饑饉既不能免則安保無潰離弄兵者若
由此以爲故事帥臣動輒臨戎恐非國家之長策也神宗皇帝御邊事廟謨深遠乃開禧九年知成都府蔡
延慶言乞發陝西兵援茂州候兵集自將以往令轉運司攝府事詔以朝廷已遣將都兵延慶務在持重毋得
輕去成都元豐六年河東經略司曹西賊入麟州神堂寨知州曹虎等領兵出戰有功詔虎自今毋得輕易出
入遇有邊患止命神將出兵掩逐神宗之所深冀蓋帥守之臣民之司命一有失宜衆心易動當令指授方略
調度軍食持重鎮撫以靖四方雖有權鉅根本不搖若其輕出利害甚大蓋帥臣之行遠牙郊野堪戰之士咸
在行陣從行兵卒必是羣羈而又隨宜遷次登陟險隘股有徒騎之憂伏願鑑竹葉問搖出以犯大帥之難行

則賊勢易張國威難振倉卒之頃可勝言哉

神宗在慶陽府之綏遠城北

郴州熙風峒寇李元曠作亂衆數萬連破吉郴諸縣詔遣江鄂荆池四州軍討之初羅世傳之降洞中實苦乏食而江西帥急欲以買降爲功遂餽之以糧并餽以鹽賊喜謀益逞外雖送款陰治器械而主兵者更奏授以官爵峒中義丁皆盡曰作賊者得官赴義者殞命豈足以服人哉於是五合六聚各以峒名其鄉元曠及陳廷佐之徒並起爲賊江西列城皆震

安內遣統領官董炤正將李寶以飛虎軍二百戍雅州討落卜復遣其子癸仲視師黎州癸仲檄徽州備船筏乾餼爲深入計比至遣寶往安靜相山川形勢寶言落卜之禍去大渡河二十里入之易耳飛虎軍皆選士銳欲進攻癸仲大犒士衆令炤統飛虎軍實統禁軍合沿河諸寨土兵千餘人甲子昧爽涉河分爲三部山高聳深積雪擁路蠻人於山之要害立石棚以俟官軍或爲所壓旣而蠻人大呼突出官軍驚潰逃入山谷蠻人縱獵犬隨之盡爲所掩日暮炤先遁寶被圍數日乃得脫於是癸仲還黎州炤留守安靜

〔三年〕黎州蠻自良溪寨用皮船渡河攻相嶺寨統領官董炤引所部兵百餘由寨後突出禦之賊登堡子城炤又逐之賊自旦至晚不得食走河岸西漢地土丁知賊饑困欲會剿炤恐分其功戒勿動會日暮炤移泊苴地寨夜賊潛益兵詰朝再戰炤不能支賊乃收兵而去安癸仲旋還眉州

李元曠犯江西池州副都統制許俊江州副都統制劉元鼎戰不利知潭州曹彥約又與賊戰爲賊所敗賊勢

益燦江西帥李珣漕使王補之讓平之而各持其說運司幹辦李燭曰寇非吾民耶豈必皆惡有司貪刻者激之將校之邀功者逼成之耳反是而行之則皆民矣珣等曰幹辦議是誰可行者璠請往乃駐兵萬安會近峒諸巡尉察隅保之尤無良者易置之分兵守險馳辨士諭以逆順禍福於是旁峒頗有慕義而起者羅世傳緝李元礪以降時四州兵討元礪者皆失利王居安以書曉許俊曰賊勝則民皆爲賊官勝則賊皆爲民勢之翕張皆決於此舉將軍素以勇名爲山賊所挫可乎俊得其惶恐乃爲之盡力敗賊於黃山賊始懼走韶州居安駐軍韶州召土豪問便宜皆言賊勇健超捷陟降險阻如猿猴若鈔吾糧運吾事危矣居安曰吾自有以破之先是世傳雖已降而實陰與元礪相表裏自黃山之敗元礪有悔心而練木橋賊首李才全世傳之黨也居安欲圖羅李乃令人謂元礪曰汝能擒送才全則賞爾之罪元礪從其言居安賞元礪而厚撫才全世傳果疑元礪之誠已遂交惡元礪率衆攻世傳居安語俊曰兩虎鬪於穴吾可成卞莊之功矣世傳噉才全之黨與元礪巢穴俘其孥元礪無所歸世傳擒之以獻元礪伏誅嗣寇悉平

萬全縣在贛州北黃山在宜黃縣南疑太遠矣

先是金納哈塔邁珠守北鄙知蒙古將侵邊奔告於金主金主曰彼何敢然且無憂何能入犯邁珠曰近見其諸部附從西夏獻女而造箭製楯不休凡行營則令男子乘車蓋欲惜民力也非圖我而何金主以爲擅生邊隙囚之會邊將築烏合堡欲以逼蒙古主命哲伯設殺其衆遂略地而東金承平日久驟聞蒙古用兵人情惶懼流言四起丙午中都戒嚴金主日出巡撫百官請視朝不允既而知蒙古未嘗大舉始解嚴旋禁百姓

不得傳說邊事

烏合軍在庫裏
故城場西南

金同知興中府事伊喇福僧晉民繕城濬隄先事爲守禦之備百姓頗怨頃之蒙古兵果至攻其北城福僧戰其北使備其西薄暮果攻其西以有備解圍去時安國軍節度使賈益亦據修城郭爲戰守備按察司止之不得曰治城守臣事也按察何爲及蒙古兵至亦以有備引還

興中府今承
德府朝陽縣

〔四年〕烏湖蠻攻嘉定穩爲之利店寨烏湖蠻者西歸昆明之別種也始欲寇中鎮寨寨有備不可入聞利店稍富實而寨丁少乃攻利店知寨保義郎段松遣寨丁七十餘人迎敵或死或逃蠻遂圍之寨地勢窪蠻乘高投木石擊之衆莫能抗己丑蠻以雲梯登城極力戰無援被執擲而死安撫使許奕調兵援之蠻已焚掠去而蒙古伐金時金將賈蘇擁重兵守野狐嶺蒙古主使察罕覘虛實遣書彼馬足輕動不足畏也蒙古主鼓行而前遂破其軍取大水梁暨利等縣師還以察罕爲御帳前首千戶金人復築烏舍堡伊喇尼爾故遼人也金召爲參議留守等官皆辭不受聞蒙古兵至私語所親曰爲國復讐此其時也率其黨百餘人詣軍門獻十策蒙古主召見與語奇之問爾生何地曰霸州因號爲霸州元帥金主問蒙古主自將南下大懼釋納哈塔連珠之囚令西北路招討使鈕祜祿哈達請和於蒙古蒙古主不許金主乃命平章政事通吉思忠參知政事完顏承裕行省事於撫州西京留守赫合噶執中行樞密院事以備邊金主集三品以上官議兵事相持莫決尙書令史李英上疏言赫合噶勸齊繼延壽忠等先朝舊任使可與商略大計又曰比來增築城郭修完樓櫓事勢

可知山東河北不大其聲援則京師爲孤城矣金主召平定州刺史趙秉文諭備邊之策秉文言我軍聚於宣德城小列營其外涉暑雨器械弛散人且病深秋敵至將不利可遣臨潢一軍擣其虛則山西之圍可解兵法所謂出其不意攻其必救者也金主不能用先是金遣耶律阿哈使於北部阿哈見蒙古主姿貌異常歸心焉陰輸以國事阿哈嘗騎射通諸國語蒙古主愛之問曰汝肯臣我以何爲信對曰願以子弟爲質未幾偕其弟圖哈至蒙古主命圖哈直宿衛阿哈參預機謀金人訝其使久不還繫其家屬阿哈殊不介意蒙古主妻以貴臣之女至是命左帥哲伯略地以阿哈爲先鋒金通吉思忠完顏承裕繕烏舍堡未及設備蒙古哲伯遣阿哈以輕兵奄至拔烏舍堡及烏雲營思忠等敗走時汾陽郡公郭寶玉屯定州舉其軍降於蒙古蒙古遂破白登城進攻西京七日赫舍哩執中等懼率麾下百騎棄城突圍走蒙古主以精騎三千馳之金兵大敗追至翠屏山承裕不敢拒戰退至宣平縣界土豪請以土兵爲前鋒行省兵爲聲援承裕畏怯不能用但問此去宣德間道而已土豪嗤之曰溪湖曲折我輩諳知之行省不知用地利力戰但謀走耳其夜承裕引兵南行蒙古踵擊之至會河堡金兵潰承裕脫身走入宣德蒙古繼呼哩乘勝進薄宣德遂克德興蒙古兵薄居庸關守將完顏勝棄關遁哲伯遂入關金中都戒嚴禁男子不得輒出城蒙古遊奕至都城下金主議以細軍五千自衛奔南京會細軍五百人自相激厲誓死迎戰蒙古兵多傷問所俘鄉民此軍有幾鄉民給之曰二十萬蒙古懼遂焚軍牧監驅其馬而歸金主乃止

野狐嶺在萬全縣東北三十里烏雲營在順義旗牧場西南大同府北也白登蓋在陽高縣南界神山在萬全縣北宣平縣在懷安東北會和堡在

懷安東宜德令宣化府德興在其
南今保黃州居屬關在延慶州南

以金國有難命江淮京湖四川制置司謹邊備時和議方堅皆漫不置意唯趙方在江陵知金人北逼於蒙古計必南遷乃增修三海八匯以壯形勢荆門有東西兩山最為險要乃築堡于其上增戍兵以遇敵衝又拔土聚孟宗政等補以官日夜為嚴備

三海八匯在荊州府荊門東西兩山即宜都西北荆門虎牙二山也

先是金上京留守阿克坦銘上言自國家與蒙古交兵以來彼聚而行我散而守以聚攻散其敗必然不若入保大城併力備禦昌桓撫三州素號富實人皆健勇可內徙之以益兵勢人畜財貨不至亡失參政梁鐘曰如此是自感境土也金主從鐘謀銘復奏曰遼東國家根本距中都數千里萬一受兵州府顧望必須報可誤事多矣可遣大臣行省以鎮之金主不悅曰無故置行省徒搖人心耳不從銘乃遣同知烏克遜鄂屯將兵二萬入衛中都金主嘉之徵拜右丞相金赫舍哩執中之藥西京而還也至蔚州擅取官庫銀五千兩及衣幣諸物奪官民馬與從行人入紫荆關殺涑水令至中都金主皆不問以為右副元帥執中益無所忌憚自請兵二萬北屯宣平金主與之三千令屯蠡川執中不悅平章政事通吉思忠參知政事完顏承裕坐覆金思忠除名承裕資授咸平路兵馬總管將士以其罰輕益不用命

金上京會府令南古塔昌州未開疑在太僕寺牧場北撫州正黃旗察哈爾北恒州正藍旗察哈爾北也案

荆關在易州西宣平在懷安縣東北蠡川即涑水也在保安州西南咸平在鐵嶺北

金益都人楊安國少無賴以鬻鞍材為業市人呼為楊鞍兒遂自名楊安兒泰和中金人南侵山東無賴往往

伯聚剽掠命州縣招捕之安兒時爲羣盜亦請降隸名軍中累官至防禦使及蒙古兵薄中都詔招鐵兀敢戰軍得千餘人以唐古哈達爲都統安兒副之以戍邊安兒至雞鳴山不進金主驃召問狀安兒乃曰平章參政軍數十萬在榆無可慮者屯聚雞鳴山所以備間道透漏者耳金主信之安兒亡歸山東與張汝楫聚黨攻劫州縣殺掠官吏山東大擾

中都今順天府雞鳴山在宣化縣東南

蒙古國金西京中流矢乃解國去舒穆魯額森言於蒙古主曰東京爲金根本之地蕩其根本中原可傳檄而定蒙古主然之額森故遼人世爲后族遼亡其祖率部落遠徙額森年十歲從其父問遼爲金滅之事即大憤曰兒能復之及長勇力過人善騎射多智略豪服諸部金人聞其名微爲奚部長即讓其兄遂深自藏匿居北野山射狐貍而食至是歸於蒙古蒙古左帥哲伯攻金東京不拔即引去獲金使者遣往諭之部將索濟倫布哈曰東京金舊都備嚴而守固攻之未易下以計破之可也請易服與其使偕往說之彼將不疑俟其門閉繼以大軍赴之則可克矣如其言夜襲克之金主聞樞桓等州俱失始思國克坦鑑之言嘆曰早從丞相之言不至是繼聞東京不守語近臣曰我見丞相耶

金西京即遼西京今大同府東京即遼東京今遼陽州撫州在正黃旗察哈爾界桓州在正藍旗察哈爾界

國子司業劉燾言兩淮之地藩蔽江南干戈盜賊之後宜加經理必於招集流散之中就爲足食足兵之計臣恐淮東其地平博膏腴有陂澤水泉之利而荒蕪實多其民勁悍勇敢習邊鄙戰鬪之事而安集者少誠能經畫郊野招集散亡約頃畝以授田使無廢占拋荒之患列溝洫以儲水且備戎馬馳突之虞爲之具田器貸種

糧相其險易聚爲室廬聯以什伍教以擊刺或鄉爲一團里爲一社建其長立其副平居則耕有警則守有餘力則戰帝嘉納之進國子祭酒

金命左丞完顏綱行省於緬山丞相國克坦銘使人謂綱曰果勒齊駐兵緬山甚得人心士皆思奮與其行省親往不若益兵爲便綱既行銘復使人止之曰果勒齊措置已定彼之功卽行省之功也綱不從蒙古兵克宜德府遂攻德興府皇子國墨駙馬齊奇先登拔之蒙古主進至懷來金副統軍王機守隘鏖戰三日兵敗見執完顏綱果赫略果勒齊復以師拒戰於緬山蒙古兵擊敗之僵尸四十餘里金人恃屠庸之塞治鐵鑪關門布鐵鍊蔽百餘里守以精銳蒙古兵距關百餘里不能前乃召薩巴勒問計薩巴勒曰從此而北黑樹叢中有間道騎行可一人臣向嘗過之若勒兵銜枚以出終夕可至蒙古主留克特卜齊與金軍相持乃自簡銳卒與哲伯濟發令薩巴勒前導日暮入谷黎明諸軍已在平地疾驅入紫荆口金人猶睡未知也比號起倉卒逆戰於五回嶺大敗流血被野耶律阿哈言於蒙古主曰好生乃聖人之大德興創之始願止殺掠以應天心蒙古主納之進拔渾易二州遼人呼嚕布勒等獻北口哲伯遂取居庸與克特卜齊會

緬山縣今延慶州宣德今宜化府德興今保安州懷來縣在保安

安東緬山在保安東南從此而北北當作南紫荆口卽紫荆關太行第七陁嶺陰陁也五回嶺在易州西北從此從緬山南入紫荆東折過五回嶺出居庸之南矣

(六年)金主欲與蒙古議和遣使報之庚午詔百官議於尙書省時據兵者皆畏縮不敢戰曰恐懷和議張行信上言曰和之與戰本是二事奉使者自尊敵和將兵者惟當主戰豈得以和事爲辭自崇慶來皆以和誤若

我軍時皆進戰稍挫其鋒則和事成也久矣頃北使既來然猶破東京略河東今我使方行將帥輒策兵不動於和議卒無益也事勢益艱劉糧益竭和之成否蓋未可知豈當閉門自守以待敵哉宜及士馬尙壯擇猛將銳兵防衛轉輸往來拒戰使之少阻則附近蕃積皆可入京師和議亦不日可成矣金主心知其善而不能行蒙古主留奇爾台哈台屯金中都城北分降人楊伯遇劉伯林漢軍四十六都統并蒙古兵爲三道命其子卓沁察罕台謂格德依爲右軍循太行而南破保遂中山邢洛磁相衛輝懷孟諸郡徑抵黃河掠澤潞平陽太原之間弟哈薩爾及克特卜齊等爲左軍遵海而東破濰縣及遼西諸郡蒙古主自將與子圖魯爲中軍破雄冀清滄景獻河間涿州濟南等郡三道兵還復屯大口以逼中都時諸路兵皆往山後防遏乃簽鄉民爲兵上城守禦蒙古盡驅其家屬來攻父子兄弟往往遙呼相應由是人無固志故所至郡邑皆下凡破金九十餘郡兩河山東數千里人民殺戮幾盡金帛子女羊蓄牛馬席捲而去屋廬焚燬城郭邱墟惟中都通順真定清沃大名東平德鄆海州十一城不下金張行信言自兵興以來將帥甚難其人願陛下令重臣各舉所知才果可用要顯獎諭令其自效必有誓命報國者昔李牧爲趙將軍功爵皆得自專出攻入守不從中覆遂能北破大敵四抑強秦命將若不以文法拘繩中有牽制委任責成使得盡其智能則克復之功可望矣金主善其言蒙古兵圍中都金置招賢所於東華門內外士庶皆得言事或不次除官由是閭閻民往往銜匭求售王守信書本一邨夫敢爲大言以諸葛亮爲不知兵完顏窩謀於朝詔署行軍都統募市井無賴爲兵數關進退跳躍

大概似童叟大書古今相對四字於旗上作黃布繡巾鎮牌各三十六事中頭鑾環六十四枚欲以怖敵而
走之大率皆誕妄因其衆出城殺百姓之糧采者以爲功賈誼見書本岐路小說人僞語誼明以取衣食饒
運糧車千輛是時材木甚艱所費浩大觀者皆竊笑之草澤李棟在大安求書事司天監李天惠依附天文假
託占卜趨走貴臣得爲天文官棟書密奏白氣貫紫微主京師兵亂幸不實微得不成禍既而果勒齊殺執中
金主益信之張行信上言易稱開國承家小人弗用聖人所以垂戒後世者其嚴如此今敵兵縱橫人情憊懼
應敵興瑪非賢智莫能狂子庸流猥敢拔擢參預機務甚無謂也於是金主皆罷之金珠赫喀果勒齊辟御史
李英爲經歷官英上存於果勒齊曰中都之有居庸猶秦之有峽關蜀之有劍門也邇者撤居庸兵我勢遂去
今土豪守之朝廷當遣官節制失此不關忠義之士將轉爲他矣又曰可鎮撫宣德德興餘民使之從戎所在
自有宿藏足以取給是國家不費斗糧尺帛坐收所失之關隘也居庸咫尺在都之北而不能衛護英竇恥之
果勒齊奏其言卽除工部員外郎充宣差都提控居庸等關隘悉隸爲金元帥右都監內族額爾克率兵五千
護糧通州過蒙古兵輒橫行信上言曰御兵之道無過賞罰使其臨敵有所慕而樂於進有所畏而不敢退
然後將士用命而功可成若額爾克敗衄宜明正其罪朝廷寬容一切不問臣恐御軍之道未盡也金主報曰
卿意見悉爾克已下獄矣

通州明時省入安肅州今輝縣清州今青縣獻州今獻縣大口
宋律屬下口之說居庸關南口也順州今順義縣沃州今趙州

(七年)金參知政事耿端義以中都圖久將帥皆不肯戰言於金主曰今日之患東海敗之士卒縱不可使城

中軍自都統至種昆不啻萬餘遺此輩一出或可以得志誠竟不行金主以糧運道絕下令括粟中都大擾張行信上書曰近日朝廷令知大興府胥鼎便宜計糧軍食因奏許人納粟買官既又遣參知政事鄂屯忠孝括官民糧戶存兩月餘悉令輸官酬以優級銀鈔時有粟者或先具粟於時未及入官忠孝復欲多得以明己功凡購所籍者不除其數民甚苦之今米價騰貴無所從糴民糴止兩月又奪之敵兵在邇人方危懼若復無聊或生他變則所得不償所損矣金主善其言命行信偕近臣審處仍諭忠孝曰極知卿盡心於公然國家本欲得糧今既得矣姑從人便可也蒙古主駐金中都之北郊諸將請乘勝破燕蒙古主不從遣薩巴勒謂金主曰汝山東河北縣悉爲我有汝所守惟燕京耳天既賜汝我復迫汝天其謂我何我今還軍汝不能犒師以弭我諸將之怒耶平章政事珠赫喀果勒齊謂金主曰蒙古人馬疲病當決一戰都元帥完顏承暉曰不可我軍身在都城家屬各居諸路其心向背未可知戰敗必散苟勝亦思妻子而去社稷安危在此一舉莫如遣使議和待彼還軍更爲之計左丞相圖克坦鎰亦以和親爲便金主然之遣承暉詣蒙古請和王寅以東海郡侯女爲敵國公主歸於蒙古主蒙古所稱公主皇后也并以金帛童男女五百馬三千賂之蒙古兵退中都解嚴仍遣承暉送出居庸

金南京留守布薩端等請率南京金主將從之左丞相圖克坦鎰曰鑿與一動北路皆不守矣今已購和聚兵積粟固守京師策之上也南京四面受兵遠東根本之地依山負海其險足恃獨備一面以爲後圖策之次也

金主以國庫兵馬財用匱乏不能守中都乃快意南遷太學生趙昉等上章極論利害以大計已定不能中止皆以論而還之命平章政事都元帥承暉尙書左丞穆延壽忠孝太子守忠留守中都遂與大官散行以巴圖魯李英爲御前經歷官詔曰驅從軍馬朕自總之事有利害可因近待局以聞蒙古主聞之怒曰既和而還是存疑心而不釋特以解和爲款我之計耳復遣使金主至良鄉命惠衛紅軍元給鎧馬悉復還官紅軍怒之遂作亂殺其主帥索輝而推札達貝寶勒札拉爾三人爲帥北還承暉聞變以兵阻盧溝札達擊敗之遣使乞降於蒙古蒙古主遣舒穆魯明安及鐵格巴圖爾援之入古北口徇景新檀順諸州諸將欲屠之明安曰此輩當死今若生之則彼之未附者皆聞風而自至矣蒙古主從之明安等遂與札達合兵逼中都金主聞之遣人召太子應奉翰林文字完顏素蘭以爲不可殊赫呀果勒齊曰主上居此太子宜從且汝能保都城必完乎素蘭曰完固不敢必但太子在彼則聲勢俱重邊隘有守則都城無虞昔唐明皇幸蜀太子寶在靈武蓋將以繫天下之心也不從竟召太子

景州非河間府所屬者乃遼所立今遼化州也時金已廢之史事故名爾

楊安兒賊黨日熾離州李全等並起剽掠全卽開禧中戚拱結以復澧水者也賊皆衣紅時目爲紅鞵賊全與仲兄福尤桀驁劉慶福國用安鄉衍德田四子祥子潭等皆附之與安兒相應金宣撫使布薩安貞至益都敗安兒於城東安兒奔萊陽萊州徐汝賢以城降安兒勢復振登州刺史耿格開門納州印郊迎安兒發帑藏以勞賊安兒遂僭號置官屬改元天順凡詔表符印儀式皆格草定遂陷甯海攻濰州僞元帥郭方三據濰州略

沂海李全犯臨朐扼穆陵關欲取益都安貞以沂州防禦使布薩瑠嘉爲左翼安化軍節度使完顏恩榜討之
金布薩安貞軍昌邑東徐汝賢等以三州之衆十萬來拒戰自午抵莫轉戰三十里殺賊數萬壬午賊驟七率
衆四萬陳於辛河安貞令瑠嘉由上流膠西濟繼以大兵殺獲甚衆甲申安貞軍至萊州僞宿海州刺史史滋
立以二十萬陳於城東瑠嘉先以輕兵薄賊諸將繼之賊大敗招之降不應安貞遣萊州驍卒曹全等詐降於
汝賢爲內應曹全與賊戊卒姚雪相結約納官軍丁亥夜曹全縋城出潛告瑠嘉瑠嘉募勇敢士三十人從曹
全入城雲納之大軍畢登斬汝賢安兒脫身走耿格史滋立皆降瑠嘉略定膠西諸縣殺郭方三復密州穆
在臨朐東南大嶺山上辛河當作新河即
膠萊運河也在平度州東南膠西今膠州

金人來告遷庚寅起居舍人黃德秀上疏請罷金歲幣其略曰女直以蒙古侵凌徙都於汴此吾國之至憂也
蓋蒙古之圖滅女直猶獵師之志在得鹿鹿之所走獵必從之既能越三關之阻以攻燕豈不能絕黃河一帶
之水以絕汴使蒙古遂能如劉聰石勒之據有中原則疆域相望便爲鄰國固非我之利也或如耶律德光之
不能卽安中土則姦雄必將投隙而取之尤非我之福也今當乘敵之將亡亟圖自立之策不可乘敵之未亡
姑爲自安之計也夫用忠賢修政事屈羣策收衆心者自立之本訓兵戎擇將帥繕城池飭戍守者自立之具
以忍恥和戎爲福以思兵忘戰爲常積安邊之金贖飾行人之玉帛女直尙存則用之女直強敵更生則施之
強敵此苟安之計也陛下以自立爲規模則國勢日張以苟安爲志嚮則國勢日削安危存亡皆所自取若夫

當事變方興之日而示人以可侮之形是堂上召兵戶內延敵也帝納之議罷歲幣准西轉運使喬行簡上書丞相曰蒙古漸興其勢已足以亡金金昔我之讎也今吾之敵也宜姑與幣使得拒蒙古議不決

（八年）金中都久被圍右丞相都元帥承暉以右丞穆延盡忠久在軍旅委以腹心而已總持大綱期於保完都城及富察齊錦叛中都益急金主遣左監軍承錫左都監烏庫哩慶壽將兵三萬九千御史中丞李英邁種大名行省富珠哩德裕調遣繼發以救中都承暉遣問使奉辭得奏曰齊錦既降城中莫有固志臣雖以死守之豈能持久伏念一失中都遼東河朔皆非我有諸軍僭道來援糧糈有罄承錫軍至涿州之旋風驟興蒙古兵遇而潰李英收清滄義軍數萬以進逼蒙古兵於霸州英取衆素無紀律又值被酒遂大敗盡失其所運糧英死士卒羣爲慶壽軍聞之亦潰由是中都孤立內外不通蒙古紆穆瞻明安攻金之萬壽宮克之取富昌鹽宜二關拔固安中都危在旦夕承暉與穆延盡忠會議期同死社稷盡忠不從承暉怒即起還第然兵柄既皆屬盡忠承暉無如之何乃辭家廟召左司郎中趙思文謂之曰事勢至此惟有一死以報國家承暉作遺表付尙書省令史師安石書之仰藥死盡忠乃與愛妾及所親者先出城不復反顧蒙古兵入城戶部尙書任天寵知大興府高霖皆及於難宮室爲亂兵所焚及明安至官闕父老出迎明安曰負固不服以至此極非汝等罪守者之責也悉令安業時蒙古主避暑桓州聞中都破遣使勞明安等悉奪其府庫之寶北去於是金祖宗神御及諸妃嬪皆淪沒安石奉承暉遺表至汴贈承暉尙書令廣平郡王諡忠肅盡忠旋亦至金主釋其罪不問

仍以爲平章政事

金進士萬城劉炳條便宜十事一曰任諸王以鎮社稷臣親往歲王師屢戰屢鉅承平日久人不知兵將帥非材既無靖難之謀又無效死之節外託持重之名內爲自安之計擇驕果以自隨委疲懦以臨陳陳勢稍動望塵先奔士卒從而大潰朝廷不加詰問輒爲益兵是以法度日紊土地日蹙自大駕南巡遠近益無固志任河北者以爲不幸遠邇避莫之敢前臣願陛下擇諸王之英明者總監天下之兵北駐重鎮移檄遠近則四方聞風者皆將自奮二曰結人心以固基本今艱危之後易於爲惠願寬其賦役信其號令凡事不便者一切停罷三曰廣收人才以備國用備歲寒者必求貂狐適長塗者必蓄駟騶河南陝西有操行爲民望者稍擢用之陰係天下之心四曰遏守令以安百姓今衆庶已敝官吏貪暴昏亂與姦爲市公有斗粟之賦私有萬錢之求遠近囂囂無所控告自今非才器過人政迹卓異者不可任此職五曰變忠義以勵臣節忠義之士奮身效命有司略不加省察職者顧以恩貸死事者反不見錄天下何所慕憚而不爲自安之計耶六曰務農力本以廣蓄積此當今之要務也七曰樂節儉以省財用今海內虛耗紆生民之急無大於此者八曰去冗食以助軍費九曰修軍政以習守戰十曰修城池以備守禦金主雖異其言而不能用以補御史臺令史

江東計度轉運副使黃德秀朝辭書曰金自南遷其勢日蹙蒙古西夏東出潼關深入許鄭攻圍都邑游騎布滿山東而金以河南數州之地抗西北方張之師加以軍盜縱橫叛者四起危急如此臣謹案國史女真叛遼

在政和甲午其誠遠也在宣和己巳而犯中原卽於是年之冬今日天下之勢何以異政宣之時陛下亦宜以政宣爲鑑臣竊竊古之在今日無異昔日女真方興之時一旦興我爲鄰亦必祖述女真已行之故智蓋女真嘗以燕城歸我矣今獨不能還吾河南之地以觀吾之所處乎受之則事虛名而召禍不受則彼得以陵寢爲詞仗大義以見攻女真嘗與吾通好矣今獨不能舉辭遣使以觀吾之所敗乎從之則要索無厭不從則彼得藉口以開聲端不可不預圖所以應之也因以五不可爲獻一曰宗社之恥不可忘二曰比鄰之盛不可輕三曰幸安之謀不可恃四曰雄談之言不可聽五曰至公之論不可忽反覆極言帝不能用

（九年）金知平陽府胥賄聞蒙古兵度遼關卽遣必喇阿囉公圖克坦伯嘉帥兵萬五千由便道濟河趨關陝而自以精兵援汴京又遣布薩薩固珠帥兵會諸將以拒蒙古兵之自關而東者金主拜鼎尙再左丞行省事於平陽蒙古兵次嵩汝間金御史臺言敵兵馳瀋陽趨遼深入重地近抵西郊彼知京師屯宿重兵不復扣城索戰但以游騎遮絕道路而別兵攻澤州縣是亦困京師之漸也若專以城守爲事中都之危又將見於今日況公私蓄積觀中都百不及一願陛下命陝西兵扼潼關與伊爾必斯爲犄角之勢選在京勇敢之將十數人各付精兵隨宜伺察且戰且守復諭河北亦以此待之金主以奏付尙書省平章珠赫果時勒齊曰臺官察不習兵備禦方略非所知也遂止果勒齊以蒙古兵日逼欲以重兵屯駐汴京以自固州縣殘破不復恤金主取之胥賄遣潞州元帥左監軍必喇阿囉公以軍一萬孟州經略使圖克坦伯嘉以軍五千由便道濟河趨關陝

自將平陽精兵援南京金主命樞密院督軍應之蒙古兵次於瀋池金右副元帥窩魯朮必斯軍潰而遁金
臂騎慮蒙古兵扼河乃檄絳解縣古孟州五經略司相與會師爲夾攻之勢及蒙古自三門集津北渡至平陽
歸遣兵拒戰蒙古兵敗去金人復遼關三門集津陝州之底柱山也

蒙古穆呼哩以張致兵精且依險爲阻欲設奇取之乃遣烏賈爾等別攻溜石山堡且諭之曰汝等急攻溜石
賊必遣兵往援我出其不意斷其歸路可一戰擒也又令蒙古布哈別屯永德縣西十里以伺之致聞溜石被
圍果以兵往救蒙古布哈遣騎扼其歸且馳報穆呼哩使夜半引軍疾馳比曙抵神水與致遇布哈兵亦會前
後夾擊大破之致遂奔潰進圍錦州致屢戰不利乃閉門拒守月餘其監軍高益縛致出降穆呼哩殺之溜石山堡在錦縣西北神水縣縣又在其西北

（十年）金主命選兵三萬五千付國們呼圖克們統之西伐尙書左丞胥鼎驍奏以爲非便略曰自北兵經過
之後民食不給兵力未完善又出師非獨饋運爲勞而民將流亡愈至失所宋人乘隙而動復何以制之此曠
國家社稷大計方今事勢止當備禦南邊西征未可議也遂止

金果勒齊力勸金主侵宋金主惑之初金有王世安者獻取肝貽楚州之策金主以爲淮南招撫使遂有侵宋
之謀至是命烏庫哩慶壽完顏陳布帥師南侵遂渡淮夏四月丁未朔攻光州中渡鎮執權楊官盛允升殺之
慶壽分兵攻樊城圍襄陽光化軍別遣完顏阿林入大散關以攻西和階成州詔京湖江淮四川制置使趙方

李璠輩居誼俱便宜行事以禦之金人使襄陽趙方語其子范葵曰朝廷和戰未定益亂人意惟有提兵臨邊決戰以報國爾遂抗疏主戰因親往襄陽檄統制寇再興陳祥齡韓孟宗政等禦之仍增戍光化信陽均州以聯聲勢金人來自關山勢如風雨再興等分三陳設伏以待既至再興中出一陳復卻金人逐之宗政與祥合左右兩翼掩擊之金人三面受敵大敗血肉枕藉山谷間尋報襄陽圍急宗政午發峴首遁明抵襄陽馳笑如神金人大駭宵遁方以宗政權知襄陽軍未幾京湖將王辛烈世興亦敗金兵於光山隨州金人乃去

縣北八十里淮水之側關山在襄陽縣北十八里峴首山在襄陽縣南九里

時李全等出沒烏鰲寶貨山積而不得食相率食人會鎮江武絳卒沈鐸亡命山陽誘致米商斗米輒售數十倍知楚州應純之饋以玉貨北人至者輒會之鐸因說純之以歸銅錢爲名弛渡淮之禁由是來莫可遏初楊安兒有意歸朝定遠民季先大俠劉佑之厮養也嘗隨佑部綱客山陽安兒慮以軍職安兒死先至山陽賣鐵鐸得見純之冒山東豪傑願歸正之意純之命先譏察諭意羣豪以鐸爲武絳副將與高忠咬各集忠義民兵攻海州緝援不繼退屯東海純之見蒙古方困金密聞於朝謂中原可復時賴歲小稔朝野無事丞相史彌遠鑒開禧之事不明言招納密敕純之慰接之號忠義軍就聽節制給忠義糧於是東海馬良高林宋德珍等萬人輒轉漣水李全等生張心焉

金右司諫兼侍御史許古上疏諫南伐曰昔大定初宋人犯宿州已而屢敗世宗料其不敢遽乞和乃數元帥

府遣人議之自是太平幾三十年泰和中韓侂胄妄開邊釁章宗遣駙馬布薩撥討之揆慮兵興費重陰遣侂
胄族人實乃祖琦輩偕及家牒僞爲歸附以見邸密因之繼好振旅而還夫以世宗章宗之隆府庫充實天下
富庶猶先脩屈以卽成功告之祖廟書之史冊爲萬世美談今蒙古兵少患若復南邊無事則太平不遠矣或
謂專用威武可使宋人屈服此殆虛言不究實用借令時獲小捷亦不足多賀彼見吾勢大必堅守不出我軍
倉卒無得須還以就糧彼復乘而襲之使我欲戰不得欲退不能則休兵之期迺未見也況彼有江南蓄積之
餘我止河南一路征斂之弊可爲寒心宜速與通和則蒙古聞之亦將斂迹以吾無擊肘故也金主以問宰臣
高汝礪曰宋人多詐無實雖與文移往來而邊備未敢遽撤備旣不撤則議和與否蓋無以異或復憂以浮詞
體例之外別有求索言涉不遜或舉大定中和議爲言夫彼若請和於理爲順豈當先發此議以示弱耶張行
信曰宋人幸吾聲隙數肆侵掠我大國不責以詞而責以兵茲非示弱乎至於問而不報報而不遜曲自在彼
何損於我大定遣使正國家故事何失體之有且國家多艱戍兵滋久不思所以休息之如民力何金主命古
革議和牒文旣成以示果勒齊果勒齊以爲詞有哀祈之意自示微弱請遂寢

金弔鼎奉詔發兵由秦鞏鳳翔三路南伐仍上書諫曰自大安之後天下騷然者累年民間差役重繁浸以疲
乏乃日勦師旅遠近動搖未獲一敵而自害者衆其不可一也西北二兵如乘隙併至雖有潼關黃河之險殆
不足恃三面受敵恐貽後悔其不可二也車駕幸汴益近宋境彼必朝夕憂懼委曲爲防聞王師出唐鄧必所

在清野使我軍無所得徒自勞費其不可三也宋我世讎比年非無恢復雪恥之志特畏吾威力未敢輕舉今我軍皆烏合之衆遽使從戎豈能保其決勝哉其不可四也沿邊人戶賦役煩重不勝困憊又凡失義居河南者類皆衣食不給貧窮之迫盜所由生如宋人陰爲招募使爲鄉導則內有叛民外有勍敵未易圖之其不可五也今春事將興若進兵不還必違農時以誤防秋之用其不可六也金主以問宰臣以爲諸軍已進不從其議

〔十一〕金人圍隨州襄陽軍孟宗政初視事愛僕犯令立斬之軍民股栗於是築隄積水修治城堞簡閱軍士完顏薩布擁步騎圍城宗政與麾下再興合兵角敵歷三月大小七十餘戰宗政身先士卒金人戰輒敗急甚圍城開濬列兵濠外以緇鈴吠犬自警宗政募壯士乘間突擊金人不能支盛兵陳城宗政隨方力拒隨州守許國援師至白水鼓聲相聞宗政率諸將出戰金人奔潰白水在襄陽縣東南二里光武舊宅也西出縣東北大阜山西南逕襄陽南與汝河合西入河非襄陽之白河也

金苗道潤素與中都經略副使賈瑀有隙道潤從數騎行瑀伏甲射之道潤顛於道左遂卒瑀不自安遣使告道潤將張柔曰吾得除道潤者以君不助兵故也柔怒叱使者曰瑀殺吾帥吾食瑀肉且未足快意反以此言相戰耶遂檄召道潤部曲告以復讎之意衆皆驅拜推柔爲長柔會兵趨中山蒙古兵出自紫荆關柔過之遂戰於狼牙嶺柔馬跌被執見主帥明安柔不跪左右強之柔叱曰彼帥我亦帥也死即死終不偷生爲他人屈

明安壯而釋之潰卒稍集明安恐柔爲變質其二親於燕京柔乃降蒙古以柔爲河北都元帥

中山卽定州其牙城在定州西

北側馬關之西南

〔十二年〕金主以蒙古已破太原河北事勢非復昔比詔百官議所以爲長久之利者翰林學士承旨國克坦鎬等以謂制兵有三一曰戰二曰和三曰守今欲戰則兵力不足欲和則敵人不從唯有守耳河朔州郡既殘破不可一概守之宜取順就遷徙者屯於河南陝西其不願者許自推其長保聚險阻刑部侍郎溫屯呼哈勒等曰河北諸郡宜令諸郡選才幹衆所推服能糾民遷徙者願之河南或晉安河中及諸險隘量給之食授以曠土盡力耕稼置備治之官撫循教戰漸圖恢復宣徽使依喇光祖等曰太原雖暫失頃亦可復當募土人威望服衆者假以方面重權能克復一道卽以本道總管授之能捍州郡卽以長佐授之必各保一方使百姓復業廷臣多同光祖議已而河中行省完顏伯嘉亦上言曰中原之有河東如人之有肩背古人云不得河東不可爲雄萬一失之恐未易取也

金完顏頤爾克復大舉圍東陽壘其外繞以土城趙方遣統制厓再興等引兵三萬餘分道出攻唐鄧二州又命其子范監軍葵爲殿

是春金左副元帥布薩安與國安蠻軍及滁濠光三州江淮制置使李珣命池州都統武師道忠義軍都統制陳孝忠救之皆不克進安與遂分兵自光州侵麻城自濠州侵石碭自盱眙侵全椒來安天長六合淮甯流民

渡江避亂諸城悉閉金游騎數百至采石楊林渡建康大震時賈涉以淮東提刑知楚州節制京東忠義慮忠
義人爲金所用亟遣陳孝忠向滁州石珪夏全時青向濠州季先葛平楊德廣趙滁渌李全李福要其歸路全
進至渦口與金左都監赫合哩約赫德連戰於化湖陂殺金將數人得其金牌金人乃解諸州之圍而去全追
擊敗之於曹家莊金人自是不敢窺淮東涉天台人也初涉募能殺金太子者賞節度使殺親王者賞承宣使
殺附馬者賞觀察使全因致所得金牌給涉云殺附馬阿哈所獲涉遂請授全廣州觀察使所云附馬阿哈指
安貞也時安貞方在軍中而全敢於虛誑如此安貞旋自軍前入見金主於仁安殿

石硯未詳所在化湖陂在懷遠縣北曹家莊在懷遠

東北近宿州界

古使張柔帥兵南下遂克雒陽保安諸州賈瑀據孔山益柔攻之不下盡無水汲山下柔斷其汲道瑀窮乃
降柔剖其心以祭苗道濶引兵次滿城金將武仙會鎮定深冀兵數萬攻之柔全軍適出帳下才數百人柔命
老婦婦女乘城自率壯士突出仙兵後毀其攻具從數騎策馬杖鋌大呼入圍仙兵皆披靡復使緣山多張旗
幟聲言救至曳柴揚塵鼓噪以進仙兵大潰柔追擊之尸橫數十里柔乘勝攻定州下之於是祁陽曲陽等帥
皆降於柔柔遂圍中山府仙遣其將葛鐵鎗與柔戰於新樂飛矢中柔頰落其二齒柔拔矢戰葛鐵鎗大敗死
者數千人仙復遣劉成攻柔柔又敗之遂南掠鼓城深澤晉諸縣由是深冀以北鎮定以東三十餘城望風
悉來降附

保今保定安今安州孔山臺在易州西南祁陽未聞按清順天文書金天會初移祁州於西城登東城爲祁陽縣鼓城今晉州

金完顏額爾克擁步騎傳集陽城孟宗政焚樓櫓以覆樓櫓列壘瀦水以防火募敵手擊之一礮輒殺數人金人選精騎二千號弩子手擁雲梯天橋先登又募銀鑛石工晝夜埒城運茅葦直抵圍樓下欲焚樓宗政先毀樓掘深坑防地道棚戰棚防城損穿穿才透卽施毒煙烈火鼓譟以薰之金人窒以溼稿析路以劒土城頽樓陷宗政撤樓益薪架火山以絕其路列勇士以長槍勁弩備其衝距樓陷所數丈築偃月城袤百餘丈翼傳正城金人摘強兵披厚鎧矟彩鐵面具而前又溼稿滿葦蒙火山覆以冰雪擁雲梯徑抵西北圍樓登城城中以長戈橋其喉殺之敵勇軍自下夾擊金兵墜死燼燼宗政激將士血戰凡十五陳金人連不得志會扈再興許國兩道並進掠唐鄧境焚其城棚糧儲金屯兵棗陽城下八十餘日趙方知其氣竭乃召國再興還併衷師隸於再興克期合戰再興敗金人於溼河又敗之城南宗政自城中出擊內外合勢士氣大振賈勇入金營自晡至三更殺兵衆三萬金人大潰額爾克單騎遁追至馬碁寨焚其城入鄧州而還金人自是不敢窺襄陽棗陽中原遺民來歸以萬數宗政發廩贖之給田棚屋籍其勇壯號忠順軍俾出沒唐鄧間宗政由是威振境外

溼河在棗陽西南
馬碁寨在西北

以賈涉主管淮東制置司公事兼節制京東河北軍馬初山東來歸者日衆而石珪以計殺沈鐸於澧水應純之亦罷去權楚州梁丙無以贖之季先乞預借兩月糧然後帥所部五千并馬良等萬人往密州就食丙不許先請遣李全代領其衆丙亦不從而以珪權軍務珪乃奪運糧之舟渡淮大掠至楚州南渡門焚燬幾盡丙

遣人諭之不止時涉知肝胎軍上再言忠義之人源源而來不立定額自爲一軍處之北岸則安能以有限之財應無窮之需饑則噓人飽則用命其勢然也朝廷因命涉節制忠義人涉受命卽遣傅翼諭石珪楊德廣等以逆順禍福珪等乃謝罪涉慮其人衆思亂因豫徽之役分石珪陳孝忠夏全爲兩屯李全爲五砦又用陝西義勇法涅於平合諸軍汰者三萬有奇涅者不滿六萬人正軍常屯七萬使主勝客朝廷歲省費什三四至是分江淮制置爲沿江淮東西三司命涉主督淮東

金弼林以山東諸郡附李全來歸勸蒙古克益都不守而去益都府卒張林與其黨復立府歸金以功爲治中兇險不逞知府田琢失衆心林遂琢遂據益都山東諸郡皆附之林欲來歸以自固會李全自齊州還薄兵青州城下遣人說林早附林恐全誘己猶豫未決全挺身入城惟數人從林納之相見甚歡置酒結爲兄弟附表奉青莒密登萊濰淄濱棣甯海濟南十二郡版籍來歸表詞有云舉七十城之全齊歸三百年之舊主詔授林

武翼大夫京東安撫使兼京東總管

密州今諸城縣濰州今濰縣
濰州今濰川縣棣今武定府

京湖制置使趙方以金人屢敗必將同時並攻當先發以制之己升遣扈再興許國孟宗政帥師六萬分三道伐之戒之曰毋深入毋攻城第潰其保甲燬其城郭空其資糧而已

（十三年）季全自化湖陂之捷有輕諸將心以澧水忠義副都統季先威望出己上陰結賈涉吏莫覲使詣先欲反涉僧之壬午命先赴樞密院議事殺之於道而遣統制陳選總其衆於澧水先部曲裴淵宋德珍孫武正

王義深張山張友拒選不納迎石珪於盱眙奉爲統帥珪遣楚城涉不之覺遂入漣水遇還涉恥之謀分珪軍爲六請於朝出修武京東路鈴轄印誥各六授淵等淵等陽從命而實不奉涉教令涉恐甚詔以珪爲漣水忠義軍統轄

金長清令嚴實爲主將所疑挈家屬於青崖壩依益都張林以避之會趙拱以朝命諭京東過青崖實因求內附拱奉實款至楚州實涉以聞實分兵四路所至州縣皆下於是太行之東皆受實節制實乃舉魏博恩德懷衛開相等郡來歸涉再遣拱往諭配以兵二千李全亦請往涉不能止乃帥楚州及盱眙忠義萬人以行拱說全曰將軍提兵渡河不用而歸非示武也今乘勝取東平可乎全乃合張林軍數萬襲東平金行省蒙古綱率師固守全索戰不得乃與林夾汶水而誓明日金監軍王庭玉以騎兵三百奄至全欣然上馬帥帳前騎赴之殺數人奪其馬逐北抵山谷遇金龍虎上將軍鄂博台盛兵以出旁有繡旗女將馳馬笑鬪全幾不免諸將赴援拔全出退保長清精銳喪失大半全恐所攜鎮江軍五百人懷憤乃使拱將之先行而自以餘衆遁滄州假鹽利慰賑之尋還楚州

青崖壩在長清縣東南四十里

蒙古穆呼哩至滿城使蒙古布哈將輕騎三千出倒馬關適金恆山公武仙遣萬鐵鎗攻臺州蒙古布哈與之遇萬鐵鎗戰敗仙舉城降史天倪說穆呼哩曰今中原以漸定而大兵所過猶縱鈔掠非王者弔民伐罪之意且王爲天下除暴豈可效他軍所爲乎穆呼哩喜下令焚剽掠遺所俘老幼軍中蕭然穆呼哩既戰士卒州郡

悅附遂以輕騎入濟南嚴實擊所部二府大州戶三十萬請軍門降穆呼哩承制拜實行尙書省事將李信
乘實出殺其家屬來降實攻信殺之時金兵二十萬屯黃陵岡遣步卒二萬襲穆呼哩於濟南穆呼哩迎戰敗
之遂解黃陵岡金兵陳河南岸穆呼哩令騎下馬短兵接戰金兵大敗溺死者衆穆呼哩遂陷黃陵岡進取楚
邱由單州趨東平國之金兵固守東平穆呼哩謂嚴實曰東平糧盡必棄城去汝卽入安輯之勿苦郡縣以敗
事留燕噶克圖以蒙古兵守之以嚴實權行省謂千戶薩里臺曰東平破可命嚴實石珪分城內南北以守之
遂北還

倒馬關在廣昌南定州西北易州西南蓋州今五
臺縣黃陵岡在嚴封應東北五十里接曹考廟界

漣水忠義軍統轄石珪以入漣水非賈涉意心懷不安李全復請討珪涉遂以全兵列於楚州之南渡門移淮
陰戰艦於淮安示珪有備因命一將招珪軍來者增錢糧不至者罷支給衆心遂散十二月壬申珪殺裴淵挾
孫武正宋德珍降於蒙古穆呼哩以珪爲元帥珪既去漣水之衆未有所屬李全求併將之涉不能御遂以付
全

〔十四年〕布薩安貞出恩州軍於七里鎮南兵據淨居山遣兵擊敗之南兵保山寺縱火焚寺乘勝追至洪門
山奪其柵南軍保黃土關關絕險素有備堅壁不出安貞遣輕兵分爲左右軍潛登別以兵三千直逼關門翌
日左右軍會於山嶺守關兵憤進克梅林關拔麻城治舟於團風弗克擒遂圍黃州分兵破諸縣又遣別將攻
漢陽軍

恩州今恩縣淨居山在光山縣西南四十里七里鎮去恩七里也洪門山未詳疑淨居支峯
也黃土關在麻城北九十里梅林關在商城東北十里梅林山團風在黃岡西北江津也

蒙古久圍東平餉道絕金行省蒙古綱奏請移軍於河南金主命百官議御史大夫赫舍哩呼圖克們等曰金城湯池非粟不守東平孤城無援萬一失之則官吏兵民俱盡宜徙之河南以防秋翰林待制穆延阿固魯曰不然車駕南遷恃大河以爲險大河以東平爲藩籬今乃棄之則大河不足恃矣兵以將爲主將以心爲主綱心已搖不可使守宜別遣行省規畫軍食金主不能決樞密院議綱內徙行省邳州監軍王庭玉屯黃陵岡綱率衆南走蒙古索囉呼圖邀擊之斬七千餘級綱以數百騎遁去嚴實入城建行省於府第薩爾達以穆呼哩命中分其城以嚴實撫安東平以北恩博等州石珪移治曹州於是金不復能守山東矣

京湖制置大使趙方卒方守襄漢十年以戰爲守合官民兵爲一體通總制司爲一家許國之忠應變之略隱然有樞垣折衝之風故金人南侵淮蜀大困而京西獨全既沒人皆思之

初蒙古太師國王穆呼哩由東勝州涉河引兵而西夏主聞之懼遣塔爾海監府等宴穆呼哩於河南且遣塔海甘布將兵五萬屬焉至是穆呼哩引兵東行入葭州金將王公佐遁穆呼哩以石天應樓行臺守葭而自將攻綏德破馬臨克戎兩寨夏主遣瑪爾布帥衆會之瑪爾布問穆呼哩相見之儀穆呼哩曰汝見汝主叩其禮也瑪爾布曰未受主命不敢拜乃引衆去十一月穆呼哩進攻延安瑪爾布始質馬而拜金元帥哈達與納邁珠蠻之哈達以兵三萬陳於城東蒙古將蒙古布哈先以騎士三千趨之夜半穆呼哩命軍士銜枚潛進伏於城東兩谷中次日蒙古布哈望見金兵偃旗鼓走金兵追之穆呼哩出伏乘其後鼓聲震天金兵大亂穆呼

噶追殺七千餘人哈達走入延安城堅壁不出糧呼哩以城墮盡深瘁不可拔乃留軍圍之而自將兵徇鄭坊

等州

東勝州在歸化城西大河東岸克戎寨在該州西六十里即歸化城也馬路宜與相近

四川宣撫使安丙卒命趙興之爲四川制置使以代之丙撫軍兵久每忌蜀帥之自東南來者諸將多不協和與之開誠布公戒以同心體國之大義人人悅服軍政始立

京東安撫張林叛降於蒙古先是李全既併將澠水忠義益驍悍經朝廷遣金山作佛事以薦國孺知鎮江府悉行簡以方舟逆全大合樂以享之全歸語其徒曰江南佳麗無比須與若等一到始造艤舳舟謀爭舟楫之利膠西當登甯海之衝百貨輻輳全使其兄福守之爲窟宅時互市始通北人尤重南貨價增十倍全誘商人至陽山以舟俘其貨而中分之自淮轉海達於膠西福又具車輦之而稅其半乃馳往諸郡貿易車夫皆督辦於張林林不能堪林財計仰大鹽場福恃弟有恩於林欲分其半林許福恣取鹽而不分場福怒曰若背恩耶待與都統提兵取若頭耳林懼其黨李馬兒說林叛林遂以京東諸郡請降於蒙古穆呼哩以林行山東東路益都滄景寶棣等州都元帥府事福狼狽走還楚州

膠西今膠州
陽山未聞

金伊喇福僧嘗言自永安用兵軍中置監戰官論議之間動相矛盾不懲其失反以爲法若輩平居皆選材勇自衛一旦有急驅疲懦出戰甯不敗事罷之爲便辛未罷行總督府及招討統軍檢察等司

(十五年)金樞密院差委官賈天安上言言利害不報時方議興南伐之師翰林學士楊雲翼言於金主曰今

之事勢與泰和不同泰和以冬征今將以夏往此天時之不同也冬則水涸而陸多夏則水潦而塗澤此地利之不同也泰和舉天下全力驅虜軍以爲前鋒今能之乎此人事之不同也議者徒見泰和之易而不知今日之難請以夏人觀之向日弓箭之手在西邊者則搏而戰祖而射彼已奔北之不暇今乃陷吾城而據守臣敗吾軍而擒主將曩則畏我如彼今日侮我如此夫以夏人既非前日奈何謂宋人獨如前日哉願陛下思其勝之利又思其敗之之害無悅甘言無貽後悔金主不省

金額爾克時全等由額爾渡淮敗南軍於高塘市攻固始縣破廬州將焦思忠兵丁未以捷聞既而獲生口言時全之姪青受朱詔與全兵相拒置其事五月額爾克引眾還距淮二十里諸軍將渡全矯稱詔諸軍且留收淮南麥遂下令人獲三石以給軍眾或之留三日額爾克謂全曰今淮水淺狹可以速濟若值暴漲宋乘其後將不得完歸矣全力拒之是夕大雨淮果暴漲乃爲橋以渡南軍襲之全兵大敗橋壞全以輕舟先濟士卒皆覆沒金之兵財由是大竭金主詔數全罪誅之

高塘市在懷邵西北六十里

金晉陽公郭文振奏河朔受兵有年矣向皆秋來春去今已盛夏不遇且不晴收殺盜民耕稼此殆不可測也樞府每檄臣會合府兵進戰公府雖號分封力實單弱且不相統攝方自保不暇朝廷不卽遣兵爲援臣恐人心以爲舉棄河北甚非計也前平章政事胥時才無將相威望甚隆向行省河東人樂爲用今雖致仕精力未衰乞付重兵使總制公府同力戰禦庶幾人皆響應易爲恢復

蒙古穆呼哩兵下榮州之湖鹽臺及臨晉時吉州殘破金人於牛心寨備泊州事穆呼哩自臨州攻之知州楊
與令妻孥先歸處死已從之穆呼哩入寨留兵以守進攻河中府治中侯小叔盡護農民入城以家財賞戰士
提控吳得說小叔出降叱出斬之小叔有妻兄張先從容言敵兵勢重可出降以保妻子小叔怒曰我舟人子
致身至此何爲出降縛先於柱而殺之小叔由延津水手從軍疊見拔擢故感激盡力如此頃之樞密院遣人
來議兵事小叔出城會之城遂陷小叔退保樂李山寨蒙古都元帥石天應自葭州謁穆呼哩於汾水東穆呼
哩謂之曰河中爲河東要郡擇守者非君不可乃以天應權行臺平陽太原吉陽等帥並受節制石天應還葭
州謂其將佐曰吾累卿等留屯於此河中東西皆平川曠野可以駐軍規取關陝諸君以爲何如或諫曰河中
雖用武之地南有潼關西有京兆皆金軍所屯且民新附其心未一守之恐不易天應曰葭州止通鄜延今鄜
已平延不孤立若發國帑令夏人取之猶擊中物耳且國家之急本在河南此州路險地僻轉餉甚難河中雖
迫於二鎮實用武立功之地北接汾晉西連同華地五千餘里戶數十萬若起漕運以通餽餉則關內可尅期
而定關內既定長河以南在吾目中矣吾年垂六十老耄將至一旦臥病牀第開後生輩立功名死不瞑目矣
男兒要當死戰陳以報國耳遂移軍河中蒙古穆呼哩渡河攻同州十一月丁未拔之金節度使李復亨同知
節度使完顏爾克並自盡穆呼哩遂下蒲城徑趨長安金京兆行省完顏哈達擁兵二十萬固守不下戊辰
穆呼哩令蒙古布哈攻鳳翔

榮州今榮河縣湖鹽臺在其縣西
大河側牛心寨在吉州西六十里

以李全爲保甯軍節度使京東路鎮撫副使初全有戰功史彌遠欲加全官賈涉止之及是涉歎曰朝廷但知官爵可以得其心甯知驕之將至於不可勸耶

(十六年)蒙古穆呼哩圖鳳翔東自扶風岐山西連汧隴數百里間皆具營柵先是金主以鳳翔守將完顏仲元孤軍不足恃遣平西軍節度使特嘉喀齊喀援之及圍急以同知臨洮府郭斌總領軍事斌長於應變自冬涉春四十餘日守禦不解嘗從喀齊喀巡城濠外一人坐胡牀以箭力所不及氣貌若蔑視城守者喀齊喀指示斌曰能射之乎斌測量遠近曰可斌平時發矢伺腋下甲不掩處射之無不中卽持弓矢伺坐者舉肘一發而斃蒙古爲之奪氣喀齊喀以便宜擢斌爲通遠軍節度使斌會州人也穆呼哩以圍久不下謂諸將曰吾奉命專征不數年取遼西遼東山東河北不遺餘力前攻天平延安今攻鳳翔皆不下豈吾命將盡耶乃解圍循渭水而還

蒙古石天應作浮橋以通陝西金侯小叔自中條率山寨兵襲河中天應遣將吳澤引兵五百夜出東門伏兩谷間戒之曰俟賊過半急擊之我出其前爾攻其後可也澤勇而嗜酒是夕方醉臥林中小叔由間道直抵城下守兵多新附者爭繼而去小叔坎城登焚樓櫓天應倉卒搏戰左右從者四十餘騎皆曰吳澤誤我或勸西渡河天應曰先時人諫我南遷我違衆而來今事急棄去是不武也縱太師不罪我我何面目以見同列今日惟死而已少頃金兵四合天應歔血力戰至日午死之小叔遂燒絕浮橋撫定其衆遷昭毅大將軍蒙古兵

十萬關河中金龍帥劉克遠提提兵五千糧庫副使完顏布達李仁智率兵三千俱來救侯小叔期以夜中鳴鼓內外相應及期小叔出兵戰萬仁智不敢動小叔數眾入城圍益急眾議出保山寨小叔曰去何之密遣經歷官張思祖潰圍出奔告南京丁卯城破小叔死之

中條山在解州南二十里

淮東制置使賈涉以李全驍驍制力求還朝在道卒初涉欲制忠義兵乃以聖朝宗統鎮江副司八千人屯楚州城中又分帳前忠義萬人命趙邦采高友統五千屯城西王暉子澤統五千屯淮陰李全輕鎮江兵而忌帳前忠義乃數稱高友等勇出軍必請以自隨涉不許全每宴麾下併召涉帳前將校於是帳前亦厭隸全然未能合也及涉卒邱壽邁攝帥事全請曰忠義屬合尺籍國莽莫若別置新籍一納諸朝一申制閫一留全所庶功過有致請給無弊壽邁從之全乃合帳前忠義與己軍并隸之而併統其軍壽邁不悟

以前淮西都統許國爲淮東制置使兼知楚州國家祠家居欲傾賈涉而代之數言李全必反會涉死召國入對國疏全意謀益深反狀已著非有豪傑不能消弭遂易國文階授今官命下聞者驚愕淮東參幕徐鼎稱雅意開闢及聞國見用乃注釋國疏以寄全全不樂

（理宗寶慶元年）許國至鎮李全妻楊妙真郊迎國辭不見妙真慚而歸國既視事痛抑北軍有與南軍競者無曲直偏坐之輒賞十損八九全自青州致書於國國語於衆曰全仰賴我養育我略示威即奔走不暇矣全因留青州國不能致乃數致厚禮邀全還劉慶福亦使人謁國意國左右語覘者曰制置無害汝等意慶福以

報全全集將校曰我不參制閫則曲在我今不計生死必往見遂還楚州上謁賓贊戒全曰節使當庭趨制使必免禮及庭趨國端坐納全拜全退怒曰全歸朝拜人多矣但恨汝非文臣本與我等汝向以淮西都統謁賈制帥亦免汝拜汝有何勳業一旦位我上便不相假借耶全赤心報朝廷不反也國繼設盛會宴全遣勞加厚全終不樂慶福謁國之幕客章夢先夢先令隔簾貌睹慶福亦怒既而全欲往青州恐國苛留自計曰彼所爭者拜耳拜而得志吾何愛焉更折節爲禮因會集間出劄曰事國見其細故判從之全卽席再拜謝自是動息必請得請必拜國喜曰吾折服此子矣全往青州國集兩淮馬步軍十三萬大閱楚城外以挫北人之心楊妙真及軍校留者懼其謀已內自爲備初全遣慶福還楚城使爲亂適潘壬事敗全黨亦不安或教妙真竊一妾男子指謂人曰此宗室也且語僚佐曰會令汝爲朝士潘約肝胎四軍爲應皆不從慶福謀中懷第欲快意於國計議官荀夢玉知之以告國國曰我豈文儒不知兵者耶夢玉懼禍及復以告慶福一日國晨起視事忽露刃充庭國厲聲曰不得無禮矢已及頸流血蔽面而走亂兵悉害其家縱火焚官寺兩司積薪悉爲賊有親兵翼國登城繼而走賊擁通判姚勣入城犢兩軍使歸營慶福手殺夢先以報其辱國經於途事聞史彌遠懼激他變以徐鼎權嘗倖楚守海得全歡心乃授鼎權淮東制置使令屈意撫全全聞國死自青還楚倖責慶福不能彈壓斬數人上表待罪朝廷不問知揚州趙范得制置使印於潰卒中以授鼎權鼎權至楚全及門下馬拜麾下鼎權降等止之賊衆乃悅鼎權至以恩府稱全恩堂稱妙真初楚將之將亂也有吏竊許國書二以獻

慶福嘗構事慶福未之發全發緘讀之有廟堂遺國書令卿全者全大怒又有荀夢玉書即以慶福謀告國者
全始惡夢玉反覆殺之許國既死李全廢彭義斌於山東曰許國謀反已伏誅矣爾輩並聽吾節制義斌大罵
曰逆賊背國厚恩擅殺制使我必報此讐乃斬齊驛人南向告天誓衆見者憤激於是全自青州攻東平不克
乃攻恩州義斌出兵與戰全敗走獲其馬二千劉慶福引兵救全又敗全退保山嶗抽山陽忠義以北楊妙真
及劉全皆欲親赴難會全遣人求晞稷與義斌連和乃止義斌致書沿江制置使趙善湘曰不誅逆全恢復
不成但能遣兵扎淮進據漣海以盛之斷其南路此賊必擒賊平之後收復一京三府然後義斌戰河北盱眙
諸將襄陽騎士戰河南神州可復也盱眙四總管亦遣使致書請助討賊知揚州趙范亦以爲言史彌遠戒范
無出位專兵各享安靖之福范復以書力論之曰先生以撫定責之晞稷而以鎮守責之范實晞稷者西人之
事也責范者矢人之事也既責范以惟恐不傷人之事又禁其爲傷人之痛惡其爲傷人之言何哉且賊見范
爲備則尙有顧忌而不得以肆其姦他日必將指范爲首禍激變之人却朝廷以去范先生始末之信也左右
曰可卿大夫曰可先生必將謂何惜一趙范而不以紆禍哉必將縛范以授賊而范遂爲宋虜雖然使以范
授賊而果足紆國禍范死何害哉諺曰護家之狗盜賊所惡故盜賊見有護家之狗必將指斥於主人使先去
之然後肆穿窬之姦而無忌然則殺犬固無益於弭盜也望矜憐之別與聞慢羞道彌遠不答

彭義斌既克山東又納降兵全降兵兵勢大振遂圍東平嚴實潛約蒙古將博羅罕台兵攻之兵久不至城中食

悉乃與義斌連合義斌亦欲藉寶取河朔而後圖之遂以兄禮事實時寶衆尙數千義斌不之奪而留所掠青崖之家屬不遣彭義斌下真定西山與博羅罕等軍相望義斌分嚴寶以帳下兵陽助而陰伺之寶知事迫卽赴博羅罕軍與之合遂與義斌戰於內黃之五馬山義斌兵潰史天澤以銳卒略其後遂擒義斌說之降義斌厲聲曰我大宋臣義豈爲他人屬耶遂死之於是京東州縣復爲寶有寶統有全魏十分齊之三魯之九凡五十四城後又削大名彰德外屬而益以德亮濟軍四州時所在殘毀獨寶境內治安四方爭赴之五馬山在內黃西

(二年)李全破益都執張琳送楚州蒙古郡王岱遜攻之全戰屢敗退守益都蒙古築長圍困之全糧援路窮與兄福謀福曰二人俱死無益也汝身係南北輕重我當死守孤城汝問道南歸提兵赴援可尋生路全曰數十萬勦敵未易支也全朝出則城夕陷矣不如兄歸於是全留青福還楚

徐晞稷罷以劉璋爲淮東制駐使朝廷聞李全爲蒙古所圍稍欲圖之以晞稷畏懦謀易帥韓雅意建閩使鎮江都新彭杞延譽杞亦心覲代璋繼思尤力故以璋代晞稷杞代璋知肝胎劉璋至楚州心知不能制取肝胎四總管惟以鎮江兵三萬自隨夏全請從璋素畏其狡不許彭杞自以資望視璋更淺曰璋止夏全是欲遺患肝胎彼稱憚夏全我何能用乃激夏全曰楚城賊黨不滿三千健將又在山東劉制使國之收功在旦夕太尉何不往赴事會夏全欣然帥兵徑入楚城時青亦自淮陰入屯城內璋駭懼勢不容卻復就二人謀焉時傳李全已死全妻楊妙真使人行成於夏全曰將軍非山東歸附耶孤死免悲李氏滅將軍實獨存願將軍垂盼夏

全許諾妙真盛飾出迎與案行營墨曰人言三哥死吾一婦人安能自立便當事太尉爲夫子女玉帛干戈倉
庫皆太尉有望卽領此無多言也更全心勸乃置酒歡甚飲酣就寢如歸轉仇爲好與李福謀遂劉璋遂圍楚
州治焚官民倉穀守藏吏取貨物時璋精兵尙萬人糧束不能發一令太愚而已夜半璋縋城僅免糾江軍與
賊戰死者大半將校多死器甲錢粟悉爲賊有張正忠不從賊經妻子於庭遂自焚璋步至揚州借兵自衛獨
制揚州造旗幟聞者大笑更金旣遂璋善其妙真拒之全恐其圖己因大掠應肝貽欲爲亂肝貽將張惠范成
進開城門全不得入狼狽降於金金封全爲金源郡王

金完顏少爲蒙古所掠久之與從兄色埒殺蒙古監卒奉母還金補護衛未幾轉奉御色埒以總領屯方城
縣隨往軍中事皆預知之色埒病防軍萬宜翁與人相讎就決於縣縣察宜翁事不直量筭之宜翁素凶悍恥
以理屈受杖幾斃死語其妻曰必報陳和尙陳和尙縣之小字也妻訟縣以私忿使官故殺其夫訴於臺省及
近侍羣聚獄議者疑羣枉於禁近必懷忿違法當以大辟金主不能決繫久之色埒入朝金主怪其瘠甚慰之
曰卿甯以方城獄未決耶吾行赦之矣是歲色埒卒金主聞之馳赦羣曰有司奏汝以私忿殺人汝兄死失吾
一名將今以汝兄故曲法赦汝天下必有讓我省他日汝奮發立功名國家得汝力始以我爲不妄赦矣羣泣
拜悲勵左右乃以白衣領紫微軍都統

三年李全在青州突圍欲走蒙古富珠哩遣兵邀擊大敗之斬首七千餘級全退入城城中食盡全欲降懼

衆與敵乃焚香南向再拜將自經而使其黨鄭衍德等救已曰譬如爲衣有身愁無袖耶北歸未必非福全遂
出降蒙古諸將皆曰勢窮而降非心腹也不誅後必爲患富珠哩曰不然誅一人易耳山東未降者尙多全素
得人心殺之不足以立威徒失民望表聞蒙古主詔富珠哩便宜處之乃以全爲山東淮南楚州行省鄭衍德
田世榮副之由是郡縣聞風款附

劉慶福在山陽不自安欲圖李福以贖罪福亦謀殺慶福互相猜忌福稱疾不出慶福往候福殺之納其首於
淮東制置使姚勣勣大喜楚州自夏全之亂儲積無餘綱運不續賊黨籍籍謂福所致福畏衆口數見勣促之
勣謝以朝廷播降未下福乘衆怒與楊妙真謀召勣勣至而妙真不出就坐賓次左右散去福以勣命召諸
幕客杜宋等以妙真命召勣二妾諸幕客知有變不得已而往宋至八字橋福兵腰斬之又欲害勣國安用救
之得免去鬚髮縋城夜走歸明州死時江淮之民靡有甯居史彌遠莫知爲計帝亦置邊事於不問於是廷議
以淮亂相仍遣帥必斃欲輕淮而重江楚州不復建閫就以其帥楊紹雲兼制置改楚州爲淮安軍命通判張
國明權守視之若國廣州然

蒙古主疾革謂左右曰金精兵在潼關南據連山北限大河難以遽破若假道於宋宋金世讐必能許我則下
兵唐鄧直搗大梁金急必徵兵潼關然以數萬之衆千里赴援人馬疲敝雖至弗能戰破之必矣吾訖而殂金
哈昭自蒙古還金主聞蒙古主臨沒不止殺之言遂以爲從此患兵命有司嚴防城及修城丁壯凡軍需租調

不意者雖仲卿雖給連曰謫云水深見長人朝臣或欲我一戰汝獨言當靜以待之與朕意合今日有太平之

望皆汝謀也先嘗嘗汝可用可謂知人矣

按豫備不虞古之善制况東古未嘗一日不金而金乃以爲有太平之望不爲觀守之備甚矣其國於世固也

蒙古兵入京兆後破關外諸隘至武階四川制置使鄭損奏河州通三關不守金人盡棄河北山東關隘惟併力守河兩保潼關自洛陽三門孟津東至邳州之雀鎮東西二千餘里立四行省帥精兵二十萬以守禦之衆

審請謹邊備以防南侵帝命樞臣采其計

漢中府西面之險曰嶺之仙人關南光東北之平關西南之白水關曰三關雀鎮當作源雀鎮在邳州東北徐州界

是歲史彌遠訪將才於趙葵葵以兄范對遂以范爲淮東提刑兼知滁州范曰弟而薦兄不順以母老辭上書

韓道曰淮東之事日吳月新然有淮則有江無淮則長江以北藩牧靡寧之慮敵人皆可潛師以濟江面數千

里何從而訪哉今或謂興詞厚惠可以昭賊而不知陷彼款兵之計或謂斂師退屯可以緩賊而不知成彼深

入之謀或欲行清野以嬰城或欲聚爲合而潰戰或以賊詞之乍順乍逆而爲喜懼或以賊兵之乍進乍退而

爲寬嚴皆失策也失策則失淮失淮則失江而其失有不可勝悔者矣夫有過敵之兵有游擊之兵有討賊之

兵今竇應之逼山隔天長之逼肝胎須各增戍兵萬人遣良將統之賊來則堅壁以挫其鋒不來則耀武以壓

其境而又觀其伺隙偏師掩其不備以示敢戰使雖欲深入而畏吾之擣其虛此遇寇之兵也肝胎之寇素無

儲蓄金人亦無以養之不過分兵據掠而食當量出精兵授以勇技募土豪出奇設伏以剿殺之此游擊之兵

也雖揚金陵合肥各募二三萬人人物必精將校必勇器械必利教閱必熟紀律必嚴賞罰必公必人人思親

其上而死其長僭能行此半年而可以強國一年而可以討賊矣賊既不能深入擄掠無所獲而又懷見討之恐則必反而求贖於金金無餘力及此則必怨之吾於是可以嫁禍於金人矣或謂揚州不可屯重兵恐連賊禍是不然揚州國之北門一以統淮一以蔽江一以守運河豈可無備哉善守者敵不知所攻今若設寶應天長二屯以扼其衝復重二三帥閫以張吾勢賊將不知所攻而敢犯我揚州哉朝廷乃召范杲議仍令知揚州

(紹定元年)李全在海州厚募人爲兵不限南北官軍多亡應之天長民保聚爲十六砦比歲失業官販之不能繼壯者皆就募射陽湖浮屠數萬家家有兵仗侵掠不可制其豪周安民谷汝礪王十五長之亦繼結水砦以觀成敗全知東南利舟師謀習水戰米商至悉併舟買之留其舵工一以教十遣人泛江湖市桐油黏筏厚募南匠大治戰船船自淮及海相望至是與楊妙真大閱戰艦於海洋既而全趨青州爲嚴實及石霄格邀擊敗走遂奪青崖峒據之霄格珪子也全旋歸海州治舟益急驅諸個人習水全至楚州以糧少爲辭遣海舟入平江嘉興實欲衝海道以覬繼旬然山東經理未定而歲貢蒙古者不可缺故外恭順朝廷以就餉糧因以賀賀韓汝古即廷亦以全往來山東得稍寬北顧之憂遂餉不輟全日縱游說於朝謂當復建閭山陽又與金合從約以盱眙與之金亦遣使聘全皆不遂

江嗣中書請戒飭文武臣僚官各務體國同心如守倖令佐且申監司卽事剖決曲直毋致模稜並罷其將帥

或不協制司作急區處毋令兩虎自鬪偏裨智勇過人爲大將所忌者舉薦之朝別行推用勿許占留一方有警四面皆從毋得輕分疆界觀望從之

(二年)金主欲討李全召忠孝軍總領富察鼎珠經歷王仲澤戶部郎中刁體權樞密判官白華諭之曰李全據有楚州睥睨山東久必爲患今北事稍緩合乘此隙令鼎珠權監軍率所統軍一千別遣都尉司步軍萬人以趙仲澤爲參謀同往沂海招全不從則臨以兵何如華曰李全借北兵之勢要宋人供給餽餉特一猾寇耳若狐穴燬待夜而出何足介懷我所慮者蒙古之強耳今蒙古有事未暇南顧一旦無事必來攻我與我爭天下者此也全何預焉若北方事定全將聽命不暇設更有非望天下之人甯不知逆順其肯去順而從逆乎爲今計者宜養士馬以備蒙古金主默然良久曰俟朕更思明日遣鼎珠還屯尉氏

監進奏院桂如琥言沿邊民兵可用帝曰今日立功多是民兵如琥曰民兵皆有戶籍稅產又諳熟地利故戰則有功帝曰然又論及擇將帝曰今日將才難得對曰行伍間亦有人往往軍將忌嫉不得自伸帝曰軍將多是相忌又言屯田帝曰荆襄所行如何對曰荆襄議行數年得穀已踰百萬斛兩淮西蜀豈無可行之處帝曰然

蒙古國慶陽金遣伊喇布哈敕之先是金主欲遣使諭意於布哈謂白華曰汝往邠州六日能往復乎華自量日可馳三百里應曰能如期宣諭而復金主甚喜謂華曰汝從來語及征進必有難色今銳於平時何也華曰

向日用兵以南征及討李全之事梗之不能專意北方故以爲難今蒙古兵入界已三百餘里若縱之令下秦川則何以救不得不以一戰摧之與其戰於近邊之平川不若戰於近邊之要隘也

〔三年〕金伊喇布哈遇蒙古兵於大昌原以忠孝軍提控完顏彝爲前鋒彝擐甲上馬不返顧士氣皆倍以四百騎破蒙古八千之衆遂解慶陽之圍自蒙古搆兵二十年僅有此捷奏功第一於是陳和尚之名震國中授定遠大將軍世襲穆昆忠孝軍皆回紇奈曼羌渾及中原被俘避罪來歸者驚復難制惟彝御之有方坐作進退皆中程式所過州縣秋毫無犯每戰則先登疾若風雨諸將倚爲重金主命權策樞密院事額爾克屯邠州布哈及總帥約赫德還京兆初蒙古遣翁鄂囉爲小使至陝西行省恐泄事機留之布哈等既解慶陽之圍志氣驕滿乃遣翁鄂囉歸語之曰我已準備軍馬能戰則來翁鄂囉還白之蒙古主怒議遣皇弟圖墨伐金布哈之取軍也無法好賴小利害一日夜馳二百里軍中莫敢諫止完顏彝愛之私謂同列曰副樞以大將爲剽掠之事今日得生口三百明日得牛羊一二千士卒喘死者則不復計國家數年所積一旦必爲是人破除盡矣或以告布哈一日置酒會諸將行酒至彝布哈曰汝曾短長我又謂國家兵力當由我盡壞信有之乎彝飲畢徐曰有之布哈見其無懼容澤爲好語云有過當面論無復言也

大昌原在
南州西

以李全爲彰化保康節度使僞同三司京東鎮撫使全不受命初全欲先據揚州以渡江分兵徇通泰以趨海其下皆曰通泰鹽場在焉莫若先取爲家計且使朝廷失鹽利全欲朝廷不爲備且不遠絕其給乃挾蒙古

李宋二宣蓋以虛囑朝廷然蒙古實未嘗實全兵全遣張國明齎金寶至臨安稟請揚言李宣蓋英略絕倫騎射五百步朝廷莫若製地王之與增錢糧使備邊境徧饒要津求主其說國明入見以百口保全不叛朝廷雖知其姦姑事苟安不之論及全羅奔舟過鹽城知揚州程朝宗驍勇兵奪之全怒以捕盜爲名水陸數萬徑擣鹽城戍將陳益樓鹽知縣陳遇皆遁全入城據之朝宗倉皇遣幹官王師懸全退師全不許留卿祥董友等鹽城而自提兵還楚州以狀白於朝曰遣兵捕盜過鹽城縣令自棄城遁去慮軍民驚擾不免入城安衆朝廷乃授全節鉞令釋兵命制置司幹官耶律均往諭之全曰朝廷待我如小兒啼則與果不受制命朝廷爲罷朝宗命通判趙徽夫攝州事先是士大夫無賢愚皆策全必反而不敢言國子監丞度正獨上疏極言之且獻跪全之策有三其言梗亮激切時不能用至是趙范趙葵累疏以全必反爲言史彌遠不納

以趙葵相爲江淮制置使時李全造船益急至發家取楫版煉鐵爲釘熬囚脂爲油灰列炬繼晷招沿海亡命爲水手又給趙徽夫以聚古爲辭邀增五千人錢糧求舊舊餉券朝廷猶遺餉不絕全得米卽自轉輸淮海入鹽城以贖其衆他軍士見者曰朝廷惟恐賊不飽我曹何力殺賊射陽湖人皆怨至有養北賊戕淮民之鬪全又遣人以金牌誘衛周安民造等浮橋於喻口以便鹽城往來史彌遠泄泄如平時鄒清之力勸帝討全帝乃使督湘圖之許便宜從事仍命以內圖進取外用調停唯趙范趙葵力請進兵討之李全笑至揚州副都統丁勝拒之全攻南門趙徽夫得史彌遠密許增萬五千石糧勸全歸楚州趙劉易就全盡示之全笑曰史丞相

勸我歸丁都統與我戰非相給耶擲書不受歐夫恐亟發牌印迓趙范於鎮江范亦刻日約趙葵帥雄勝甯
淮武定強勇四軍萬四千赴之時全引兵攻泰州知州宋濟迎入郡治盡收其子女貨幣將趨揚聞范葵已入
揚城乃輟郵析德曰我計先取揚州渡江爾曹勸我取通泰今二趙已入揚州江其可渡耶既而曰今惟徑搗
揚州耳遂分兵守泰而悉衆攻揚州至灣頭立砦據運河之衝使胡儀將先鋒駐平山堂以伺機便全攻東門
葵親搏戰全將張友呼城門請葵出葵出與全隔濠立馬相勞苦問全來爲何全曰朝廷動見猜疑今復絕我
糧餉我非背叛索錢糧耳葵曰朝廷待汝以忠臣孝子而乃反戈攻陷城邑朝廷安得不絕汝錢糧汝云非反
欺人乎欺天乎全無以對轉弓抽矢向葵而去自是屢戰全兵多敗全每云我不要淮上州縣渡江浮海徑至
蘇杭孰能當我然全志吞揚州三城而兵每不得薄城下宗雄武獻策曰城中素無薪且儲蓄爲總領所支借
殆盡若築長圍三城自困全乃悉衆及鄉農凡數十萬立砦圍三城制司總所糧援俱絕范葵命三城諸門
各出兵劫營火爲期夜半縱兵衝擊賊營衆自是全一意長圍以待久困官軍不復薄城全張蓋奏樂於
平山堂布置築圍范葵令諸門以輕兵率制親帥將士出保營西攻之全分兵諸門應戰自辰至未殺傷相當
兵官王青力戰死之明日范出師大戰獲全糧數十艘葵亦力戰敗之

殿前司請撥本司一千人名額令嘉興府招徠海鹽業憤熱風濤少壯踴躍之人試驗刺充敵浦水軍仍增置
說制官一員通行部轄從之

以資糧餉。賈政殿學士浙西安撫制軍使兼知臨安府史彌遠欲餉過臨安。詔言於彌遠曰：「失揚則京口不可保。糧將尙有可用者，奈何僅爲行都計乎？」乃議擊討。詔削奪李全官爵，停給錢糧，能擒斬以降者，加不次之賞。

趙范趙葵大敗李全於揚州。時全渡圍城，范葵遣諸將出東門掩擊，全走。土城官軍躡之，蹂躪甚衆。范疎於西門，賊閉壘不出。葵曰：「賊俟我收兵而出耳。」乃伏騎破垣，同收步卒誘之。賊兵數千果趨濠側。李虎力戰城上，矢石雨注，賊退有頃。賊別隊自東北馳至，范葵揮步騎夾浮橋，弔橋並出，爲三迭陳，以待之。自己至末，與賊大戰，別遣虎等以黑步五百出賊背，而葵率輕兵橫衝之。三道夾擊，賊敗走。始全反謀已成，然多顧忌，且懼其黨不順而邊陲爲事者欲撲全爲重，遂激成之。及擊，罪致討罷支錢糧，攻城不得，累戰不利，全始大悔。忽忽不樂，或令左右抱其臂曰：「是我手否？」人皆怪之。范葵夜議所向，葵曰：「出東門，范曰：『西出，將不利。』賊必見易，因所易而圖之，必勝。」不如出堡塞。西門是夕，全張燈置酒高會，平山堂有候卒，誠全槍垂雙拂以告范。范謂葵曰：「賊勇而輕，必成擒矣。」詰朝乃悉精兵而西，張官以素爲賊所易之旗幟，全望見謂李宋二宣差曰：「看我掃南軍。」官軍見賊突圍而前，范麾兵並進，葵親擲戰，諸軍爭奮，賊欲走入土城，李虎軍已塞其壘門，全窘從數十騎北走。葵率諸軍蹙之，全趨新塢，新塢自決水後，渾深數尺，會久晴，浮戰艦如煤壤，全騎過之皆陷，渾中不能自拔，制勇軍趙必勝等追及，奮長輪刺之，全呼曰：「無殺我！」我乃瞑目，羣卒碎其尸而分其鞍器甲馬，并殺三十餘人，皆將校。

也全死餘黨欲潰國安用不從辭推一人爲首莫肯相下欲還淮安奉楊妙真范葵追擊復敗走之

平山堂在揚州城西

北新地又在其西北

初盜起閩中朝廷以陳韓爲福建路總捕使討平之至是又羽往邵武督捕餘盜賊首晏彪迎降韓以彪力屈方降非其本心斬之時衛盜汪徐來二破常山開化勢張甚韓令淮西將李大聖提兵七百出賊不意夜薄其營賊出迎戰見算子旗驚曰此陳招捕軍也皆哭韓令急擊之衛寇悉平

金降人李國昌言於蒙古國壘曰金遷汴將二十年其所恃以安者潼關黃河耳若出寶雞以侵漢中不一月可達唐鄧大事集矣國壘然之白於蒙古主蒙古主乃會諸將期以明年正月合南北軍攻汴遣國壘先趨寶雞蘇巴爾罕來假道淮東以趣河南且請以兵會之蒙古國壘分騎兵三萬入大散關攻破鳳州徑趨華陽屠洋州攻武休開生山截焦崖出武休東南遂圍興元軍民散走死於沙窩者數十萬分軍而西西軍由別路入西州取大安軍路開魚鼈山撤屋爲筏渡嘉陵江入關堡並江趨葭萌略地至西水縣破城砦百四十而還東軍屯於興元洋州之間以趨饒風關

大散關在鳳縣東北華陽在沔縣東南武休關在鳳縣西南四十里焦崖在褒城大安軍在沔縣西魚鼈山在沔州東南八關堡在沔縣北八

十里西水縣在南鄭縣西北

度正言蜀報擊古兵深入事勢頗危又聞七方關已潰散縱逸文鵬便入綿漢皆是平地蜀便難保願早擇帥付之事權蜀中財用已乏願陛下不惜出內庫金帛應付之帝曰當早爲擇帥應付財帛

蒙古兵攻河中金權筆樞密院事草火額爾克元帥板子額爾克懼軍力不足截敵城之半以守蒙古築柵樓高二百尺下瞰城中土地穴百道並進晝夜力戰樓柵俱盡白戰又半月力竭城破草火額爾克親搏戰數十台始被擒就死板子額爾克以敗卒三千奪船走回鄉初板子額爾克在鳳翔爲監戰奉御薩爾所制有隙及改河中總帥同赴召薩爾遂圖額爾克奉旨防秋畏怯違避金主愾之至是怒其不能死節因杖殺之兩額爾克皆內族一得賊奸以草火燒之一嘗誤呼宮中牙牌爲板子時人因以別之自宣宗喜用內侍以爲耳目伺察百官至是仍而不改故奉御輩采訪民間號行路御史或得一二事入奏之卽抵罪又方面之柄雖委將帥復差一奉御在軍中號曰監戰每臨機制變多爲所牽制遇敵輒先奔故師多喪敗以至亡國

蒙古國壘攻破然風關由金州而東將趨汴京民皆入保城堡險阻以避之金主召宰執聚謀入議皆曰北軍冒萬里之險歷二年之久方入武休其勞苦已極爲吾計者以兵屯雕鄉昌武歸德及京畿諸縣以大將守洛陽潼關懷孟等處嚴兵備之京師積糧數百萬斛令河南州郡堅壁清野彼欲攻不能欲戰不得師老食盡不擊自歸矣金主太思曰南渡二十年所在之民破田宅鬻妻子以養軍士今敵至不能迎戰徒欲自保京城雖存何以爲國天下其謂我何朕思之熟矣存亡有天命惟不負吾民可也乃詔諸將屯襄鄧完顏哈達伊喇布哈諸帥入鄧州完顏彝楊沃衍武仙兵皆會之蒙古兵渡漢哈達布哈召諸將議曰由光化截漢與戰及縱之渡而後戰孰愈張惠阿達茂皆曰截漢便縱之渡則我腹空虛必爲所潰布哈不從曰使彼在沙磧且當往求

之況自來乎遂次於順陽因子蒙古兵畢渡哈達布哈始進至萬山分據地勢列步卒於山前騎士於山後蒙古兵至大帥以兩小旗前導來觀已而散如雁翎轉山麓出金騎兵之後分三隊而至哈達曰今日之勢未可戰也俄而蒙古騎兵突前金兵不得不戰短兵接三合蒙古兵少卻其在西者望布哈親軍環繞甲騎後而突之金軍察鼎珠力戰始退哈達曰彼衆號三萬而輜重居其一今相持二三日彼不得食吾乘其卻而摧之必勝矣布哈曰江路已絕黃河不冰彼入重地將安歸乎何以速爲遂不逐明日蒙古兵忽不見已叩邏騎還始知在光化對岸聚林中晝作食夜不下馬望林中往來不六十步而四日不聞音響庚辰哈達布哈議入鄧州就糧辰已間到林後蒙古兵忽至哈達布哈迎戰方交綏蒙古兵以百騎邀輜重而去金兵幾不成列逮夜二鼓哈達布哈乃入鄧州城恐軍士迷路鳴鑼招之哈達布哈囑其敗以大捷聞百官表賀諸相置酒省中左丞李騷且喜且泣曰非今日之捷生靈之禍可勝言哉於是民保城壁者皆散還鄉社不數日蒙古游騎突至多

被俘獲

昌武今許州順陽在潁川縣萬山在鄧州西南六十里